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宋史三百七十四

曾開儔言上在國錄軍國事節書若丞相參攷更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

春無說張九成

胡銓

廖剛

李迨

父民夷趙開

張九成字子韶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游京師從楊

時學權貴託人致幣曰肯從吾游當薦之館閣九成

笑曰王良尚羞與嬖奚乘吾可為貴游客耶紹興二

年上將策進士詔考官直言者置高等九成對策略

曰禍亂之作天所以開聖人也願陛下以剛大為心

無以憂驚。自沮臣觀金人有必亡之勢。中國有必興之理。夫好戰必亡。失其故備必亡。人心不服必亡。金皆有焉。劉豫背叛君親。委身夷狄。黠雛經營。有同兒戲。何足慮哉。前世中興之主。大抵以剛德為尚。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陛下貴為天子。冬不得溫。夏不得靖。昏無所定。晨無所省。感時遇物。悽惋于心。可不思所以還二聖之車乎。又言閹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臣之所憂也。當使之安掃除之後。凡結交往來者。有禁干預政事者。必誅。擢實首選。楊

時遣九成書曰。廷對自中興以來。示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能為也。投顯果軍。登別吏。不能欺民。冒離禁提刑。張宗臣欲逮捕數十人。九成等之宗臣曰。此事左相封來。九成曰。主上屢下恤刑之詔。公不體聖意。而觀望宰相。耶宗臣怒。九成欲投檄歸從學者。自其出其門者。多為聞人。趙鼎薦言。朝廷以太常博士召既至。改著作佐郎。遷著作郎。言宋家法曰。仁而已。仁之發見。尤在於刑。陛下以省刑為意。而理官不以恤刑為念。欲詔理官。活幾人者。與減廢勸從之。除浙東提刑。力解乃與祠。以歸。未幾。除宗

正少卿擢禮部侍郎兼侍講兼權刑部侍郎法寺以  
大辟成案上九成闕始末得其情因請覆實因某誣  
服旨朝論欲以平反爲賞九成曰職在詳刑可邀實  
乎辭之金人議亦九成謂趙鼎曰金實厭兵而張虛  
聲以撼中國因言十事彼誠能從吾所言則與之和  
使權在朝廷罪既罷秦檜誘之曰且成擒此事九成  
曰九成胡爲異議特不可輕易以苟安耳檜曰立朝  
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己而能直人上問以和  
議九成曰敵情多詐不可不察因在經筵言西漢之  
異事檜甚惡之請守邵州欒至倉庫虛之後爲請督

酒租宿負苗絹未輸者九成曰縱未能惠民其敢困  
民耶是歲賦入更先他時中丞何鑄言其矯僞欺俗  
傾附趙鼎落職丁父憂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  
朋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宮觀先是徑  
山僧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檜  
恐其議已令司諫詹大方論其與宗杲謗訕朝政謫  
居南安軍在。南安十四年。亦執書就明倚立庭磚歲  
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籊金九成曰吾何敢苟取悉歸  
之檜死起知溫州戶部遣吏督軍糧民苦之九成移  
書痛陳其弊戶部持之九成即丐祠歸數月病卒九

成研思經學多有訓解然早與學佛者游故其議論多偏寶慶初特贈太師封崇國公謚文忠

胡銓字邦衡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因御題問治道本天天道本民谷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天而亡今陛下起千戈鋒鏑間外亂內訐而策臣數十條皆質之天不聽於民又謂今宰相非晏殊樞密參政非韓琦杜衍范仲淹策萬餘言高宗見而異之將冠之多士有忌其直者移寘第五授撫州軍事判官未上會隆祐太后避兵贛州金人躡之銓以漕檄攝本州募募鄉丁助官軍捍禦第賞轉承直郎

丁父憂從鄉先生蕭楚學春秋紹興五年張浚開督府辟湖北倉屬不赴有詔赴都堂審察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賜對除樞密院編脩官八年宰臣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詔諭江南為名中外洶洶銓抗疏言曰臣謹案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日豺狼改慮梓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鑑不遠而倫

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柰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一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衽。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義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

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

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  
敗之於淮陰校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  
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  
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  
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  
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  
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  
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  
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舜而欲導陛

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  
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悞  
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  
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  
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  
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  
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  
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  
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  
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

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荅，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邪？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衆劫持詔除名，編管昭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

書威武軍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訐銓與客唱酬謗訕，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木傳之，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事為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為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三十一年，銓得自便。孝宗即位，復奉議郎，知饒州。召對，言修德結民，練兵觀釁。上曰：「又聞卿直諒除吏部郎官。」隆興元年，遷秘書少監，擢起居郎，論史官



失職者四一謂記注不必進呈庶人主有不觀史之  
美二謂唐制二史立螭頭之下今在殿東南隅言動  
未嘗得聞三謂二史立後殿而前殿不立乞於前後  
殿皆分日侍立四謂史官欲其直前而閣門以未嘗  
預牒以今日無班次爲辭乞自今直前言事不必預  
牒閣門及以有無班次爲拘詔從之兼侍講國史院  
編脩官因講禮記曰君以禮爲重禮以分爲重分以  
名爲重願陛下無以名器輕做人又進言乞都建康  
謂漢高入關中光武守信都大抵與人鬪不搯其  
拊其背不能全勝今日大勢自淮以北天下之元與

背也建康則搯之拊之地也若進據建康下臨中  
原此高光興王之計也詔議行幸言者請紓其期遂  
以張浚視師圖恢復侍御史王十朋贊之克復宿州  
大將李顯忠私其金帛且與邵宏淵忿爭軍大潰十  
朋自劾上怒甚銓上疏願毋以小劔自沮時旱蝗星  
變詔問政事闕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始終以春秋  
書災異之法言政令之闕有十而上下之情不合亦  
有十且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  
秦二世以趙高爲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  
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何武陳蕃天下

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  
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  
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即位以來，號召逐客  
與臣同召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  
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王將去。惟臣在爾。以言為  
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銓又言：昔周  
世宗為劉旻所敗，斬敗將何徽等七十人，軍威大震。  
果敗旻，取淮南，定三關。夫一日戮七十將，豈復有將  
可用？而世宗終能恢復，非庸懦者去，則勇敢者出耶？  
近宿州之敗，士死于敵者滿野，而敗軍之將以所得

之金賂權貴，以自解。上天見變，昭然陛下非信賞必  
罰，以應天不可。其論納諫曰：今廷臣以箝默為賢，容  
悅為忠。馴至興元之幸，所謂一言喪邦。上曰：非卿不  
聞此。金人求成，銓曰：金人知陛下銳意恢復，故以其  
言款我，願絕口勿言和字。上以邊事全倚張浚，而王  
之望、尹穡專主和排浚。銓廷責之，無權中書舍人同  
修國史張浚之子栻，賜金紫。銓繳奏之，謂不當如此。  
待勲臣子浚雅與銓厚，不顧也。十一月詔以和戎遣  
使，大詢于庭。侍從臺諫預議者，凡十有四人。主和者  
半，可否者半。言不可和者，銓一人而已。乃獨上一議。

大周仁

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和。二聖播遷。自何臬主和。維揚失守。自汪伯彥。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振。尚能戰乎。除宗正少卿乞補外。不許。先是金將蒲察徒穆大周仁以泗州降。蕭琦以軍百人降。詔並為節度使。鉉言受降古所難。六朝七得河南之地。不旋踵而皆失。梁武時候景以河南來奔。未幾而陷臺城。宣政間郭藥師自唐雲來降。未幾為中國患。今金之三大將內附。高其爵祿。優其部曲。以繫中原之心。善矣。然處之近地。萬一

包藏禍心。或為內應。後將噬臍。願勿任以兵柄。遷其衆於湖廣。以絕後患。二年。兼國子祭酒。尋除權兵部侍郎。八月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鉉以振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是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偷懦則不知立國。苟安則不戒醜毒。附會則覬得美官。小人之情狀。具於此矣。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者十。若不成。則有可賀者亦十。請為

陛下極言之。何謂可弔者？十真宗皇帝時宰相李沆謂王旦曰：我死公必爲相，切勿與虜講和。吾聞出則無敵，國外患如是者，國常亡。若與虜和，自此中國必多事矣。旦殊不以爲然。既而遂和，海內乾耗，旦始悔不用文靖之言。此可弔者一也。中原謳吟思歸之人，日夜引領望陛下拯溺救焚，不啻赤子之望慈父母。一與虜和，則中原絕望，後悔何及。此可弔者二也。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此

可弔者三也。紹興戊午，和議旣成，檜建議遣二三大臣如路允迪等分往南京等州交割歸地。一旦叛盟，劫執允迪等，遂下親征之詔。虜復請和，其反覆變詐如此。檜猶不悟，奉之如初。事之愈謹，賂之愈厚。卒有逆亮之變，驚動輦轂，太上謀欲入海，行朝居民一空。覆轍不遠，忽而不戒。臣恐後車又將覆也。此可弔者四也。紹興之和，首議決不與歸正人口血未乾，盡變前議，凡歸正之人，一切遣還。如程師回、趙良嗣等聚族數百，幾爲蕭牆憂。今必盡索歸正之人，與之則反，側生變不與，則虜決不肯。但已夫，反側則肘腋之變。

深虜決不肯但已則必別起釁端猝有逆亮之謀不知何以待之此可弔者五也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村萬落生理蕭然重以蝗蟲水潦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者矣此可弔者六也今日之患兵費已廣養兵之外又增歲幣且少以十年計之其費無慮數千億而歲幣之外又有私覲之費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之使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生民疲於奔命帑廩涸於將迎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憚而爲之此其可弔者七也側聞虜人過望

欲書御名欲去國號犬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爲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切以爲議者可斬也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耻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今醜虜橫行與多壘孰辱國號大小與鼎輕重孰多獻納二字與再拜孰重臣子欲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不必耻獻納不必爭此其可弔者八也臣恐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御壁御壁不已必至輿櫬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爲快此其可弔者九也事至於此求爲

痛絕

痛

匹夫尚可得乎此其可弔者十也竊觀今日之勢和  
決不成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魏杞康潛等絕請和  
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天下庶乎其  
可為矣如此則有可賀者亦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  
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耻三也無去  
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  
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櫬之酷  
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  
較然雖三尺童穉亦知之而陛下不悟春秋左氏謂  
無勇者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如以臣言

為不然乞賜流放竄殛以為臣子出位犯分之戒自  
符離之敗朝論急於和戎棄唐鄧海泗四州與虜矣  
金又欲得商秦地邀歲幣留使者魏杞分兵攻淮以  
本職措置浙西淮東海道時金使僕散忠義紇石烈  
志寧之兵號八十萬劉寶棄楚州王彥棄昭關濠滁  
皆陷惟高郵守臣陳敏拒敵射陽湖而大將李寶預  
求密詔為自安計擁兵不救銓劾奏之曰臣受詔令  
范榮備淮李寶備江緩急相援今寶視敏弗救若射  
陽失守大事去矣寶懼始出師掎角時大雪河冰皆  
令銓先持鐵錘冰士皆用命金人遂退久之提舉

嘉靖丁巳年 監生趙祖維刊

太平興國宮乾道初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改泉州  
趣奏事留爲工部侍郎入對言少康以一旅復禹績  
今陛下富有四海非特一旅而即位九年復禹之効  
尚未赫然又言四方多水旱左右不以告謀國者之  
過也宜令有司速爲先備乞致仕七年除寶文閣待  
制留經筵求去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陸辭猶以  
歸陵寢復故疆爲言上曰朕志也且問今何歸銓曰  
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此書特賜通  
天犀帶以寵之銓歸上所著易春秋周禮禮記解詁  
藏秘書省尋復元官升龍圖閣學士提舉太平興國

宮轉提舉玉龍萬壽宮進端明殿學士提舉六年召  
歸經筵銓引疾力辭七年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薨謚  
忠簡有澹庵集一百卷行于世孫榘榘皆至尚書

廖剛字用中南劍州順昌人少從陳瓘楊時學登崇  
寧五年進士第宣和初自漳州司錄除國子錄擢監  
察御史時蔡京當國剛論奏無所避以親老求補外  
出知興化軍欽宗即位以右正言召丁父憂服闋除  
工部員外郎以母疾辭紹興元年盜起旁郡官吏悉  
逃去順昌民以剛爲命剛諭從盜者使反業既而他  
盜入順昌部使者檄剛撫定剛遣長子遲諭賊賊知

剛父子有信義亦散去除本路提點刑獄尋召爲吏部員外郎言古者天子必有親兵自將所以備不虞而強主威漢北軍唐神策之類也祖宗軍制尤嚴願稽舊制選精銳爲親兵居則以爲衛動則以爲中軍此強幹弱枝之道又言國家艱難已極今方圖新若會稽誠非久駐之地請經營建康親擁六師往爲固守計以杜金人窺伺之意遷起居舍人權吏部侍郎兼侍講除給事中丁母憂服闋復拜給事中剛言國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今諸將之兵備江淮不知幾萬初無儲蓄日待哺於東南之轉餉浙民

已困欲救此患莫若屯田因獻三說將校有能射耕當加優賞每耕田一頃與轉一資百姓願耕假以糧種復以租賦上令都督府措置時朝廷推究章惇蔡卞誤國之罪追貶其身仍詔子孫毋得官中朝至是章傑自崇道觀知婺州章僅自大府丞提舉江東茶鹽事剛封還詔書謂卽如此何以示懲乃並與祠權戶部侍郎尋遷刑部侍郎求補外除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七年二月日有食之詔內外官言事剛言陛下有建國之封所以承天意示大公於天下後世者也然而不遂正名者豈非有所待耶有所待則是應



宋史列傳卷一百三十三 十五  
天之誠未至也願陛下昭告藝祖在天之靈正建國  
儲君之號布告中外不匿厥旨異時雖百斯男不復  
更易天下孰敢不服上讀之聳然即召剛趣至闕拜  
御史中丞剛言臣職糾姦邪當務大體若拮據細故  
則非臣本心又奏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功不立命  
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時徽宗已崩上遇朔望猶  
率群臣遙拜淵聖剛言禮有隆殺凡爲君則君之已  
爲君則兄之可也望勉抑聖心但歲時行家人禮於  
內庭從之殿前司強刺民爲兵及大將恃功希恩所  
請多廢法剛知無不言論列至於四五驕橫者肅然

鄭億年與秦檜有連而得美官剛顯疏其惡檜銜之  
金人叛盟剛乞起舊相之有德望者處以近藩檜聞  
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改工部尚書而以王次翁爲  
中丞初邊報至從官會都堂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  
保金人今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奉祠  
去次翁與右諫議何鑄劾剛薦劉昉陳淵相爲朋比  
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亳州明道宮明年致仕以紹  
興十三年卒子四人遲過遂遠仕皆乘麾節邦人號  
爲萬石廖氏  
李迨東平人也曾祖參仕至尚書右丞迨未冠入太

學因居開封以蔭補官初調渤海縣尉時州縣團結  
民兵民起田畝中不閑坐作進退之節或譁不受令  
迨立賞罰以整齊之累月皆精練部伍如法部刺史  
按閱無一人亂行伍者遂薦之朝改合入官累遷通  
判濟州時高宗以大元帥過濟郡守自以才不及遜  
迨行州事迨應辦軍須無闕會大元帥府勸進乘輿  
儀物皆未備迨諳熟典故裁定其制不日而辦上深  
嘆賞即除隨軍輦運上即位於南京授山東輦運改  
金部郎從駕至維揚敵犯行在所即取金部籍有關  
於國家經賦之大者載以行及上于鎮江時建炎三

年二月也宰相呂頤浩言于上即日召見未幾丁父  
喪詔起復以中散大夫直龍圖閣爲御營使司叅議  
官兼措置軍前財用苗傅劉正彥叛呂頤浩張浚集  
勤王之師迨流涕謂諸將曰君第行無慮軍食師行  
所至食皆先具事平同趙哲等入對上慰勞之詔轉  
三官辭不拜除權戶部侍郎四年加顯謨閣待制爲  
淮南江浙荆湖等路制置發運使尋以軍旅甫定乞  
持餘服詔許之紹興二年知筠州明年移信州尋提  
舉江州太平觀五年十月以舊職除兩浙路轉運使  
言祖宗都大梁歲漕東南兩大伯餘萬斛而六路之民

無飛挽之擾蓋所運者官舟所役者兵卒故也今駐蹕浙右漕運地里不若中都之遠而公私苦之何也以所用之舟大半取於民間往往鑿井沉船以避其役如溫明虔吉州等處所置造船場乞委逐州守臣措置募兵卒牽挽使臣管押庶幾害不及民可以漸復漕運舊制詔工部措置尋加徽猷閣直學士升龍圖閣直學士爲四川都轉運使兼提舉成都等路茶事并提舉陝西等路買馬自熙豐以來始即熙秦戎黎等州置場買馬而川茶通於末興四路故成都府秦州皆有權茶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爲一司名

都大提舉茶馬司以省冗費從之踰年詔迨以每歲收支之數具旁通驛奏迨乃考其本末具奏曰紹興四年所收錢物三千三百四十二萬餘緡此所支關五十一萬餘緡五年收三千六十萬緡此所支關一千萬餘緡六年未見七年所收三千六百六十萬餘緡此所支關一百六十一萬餘緡自來遇歲計有關即添支錢引補助紹興四年添印五百七十六萬道五年添印二百萬道六年添印六百萬道見今泥料太多引價頓落緣此未嘗添印兼歲收錢物內有上供進奉等窠名一千五百九十九萬係四川歲入舊

額其勸諭激賞等項窠名錢物共二千六十八萬係  
軍興後來歲入所增比舊額已過倍其取於民可謂  
重矣臣嘗考劉晏傳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  
而管榷居其半今四川榷鹽榷酒歲入一千九十一  
萬過於晏所榷多矣諸窠名錢已三倍劉晏歲入之  
數彼以一千二百萬贍中原之軍而有餘今以三千  
六百萬貫贍川陝一軍而不足又如折估及正色米  
一頭通計二百六十五萬石止以紹興六年朝廷取  
會官兵數計六萬八千四百四十九人決無一年用  
二百六十五萬石米之理數內官員一萬一千七員

軍兵五萬七百四十九人官員之數比軍兵之數約  
計六分之一軍兵請給錢比官員請給不及十分之  
一即是冗濫在官員不在軍兵也計司雖知冗濫力  
不能裁節之雖是寬剩亦未敢除減此朝廷不可不  
知也蜀人所苦甚者糴買般運也蓋糴買不科敷則  
不能集其事苟科敷則不能無擾般運事稍緩則船  
戶獨受其弊急則稅戶皆被其害欲省漕運莫如屯  
田漢中之地約收二十五萬餘石若將一半充不係  
水運去處歲計以米一半對減川路糴買般發歲計  
米亦可少寬民力兼臣已委官於興元洋州就糴夏

麥五十萬石岷州欲就糴二十萬石兼用營田所收  
一半之數十二萬石三項共計五十七萬石每年水  
運應付閬州以東計米五十八萬石若得此三項  
可盡數免川路糴買般運此乃恤民之實惠守邊之  
良策也降詔獎諭以與吳玠不合與祠九年金人歸  
我三京命迨爲京畿都轉運使孟庾時爲權東京留  
守潛通北使迨察其隱微庾不能平訟于朝且使人  
告迨曰北人以兵至矣迨曰吾家食國家祿二百年  
荷陛下重任萬死不足報吾老矣豈能下穹廬之拜  
乎首可斷而膝不可屈也如果然吾將極罵以死告

者悚然而去降聖節庾失於行禮爲迨所持庾自劾  
迨因此求罷去乃落職與祠歸而庾以京師降於金  
人迨尋復龍圖閣待制知洪州十六年以疾丐祠十  
八年卒

趙開字應祥普州安居人登元符三年進士第太觀  
二年權辟靡正用舉者改秩即盡室如京師買田尉  
氏與四方賢俊遊因訶知天下利病所當罷行者如  
是七年慨然有通變拯弊志宣和初除禮制局校正  
檢閱官數月局罷出知鄆陵縣七年除講議司檢詳  
官開善心計自檢詳罷除成都路轉運判官遂奏罷

細疏帳  
目真是  
志非傳  
禮也

宣和六年所增上供認額網布十萬匹減綿州下戶支移利州水脚錢十分之三又減蒲江六井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科等實數俾人人具曉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官省事理併廢以還漕司則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矣因指陳榷茶買馬五害大略謂黎州買馬嘉祐歲額纔二千一百餘自置司榷茶歲額四千且獲馬兵踰千人猶不足用多費衣糧爲一害嘉祐以銀絹博馬價皆

有定今長吏旁緣爲姦不時歸貨以空券給夷人待資次夷人怨恨必生邊患爲二害初置司榷茶借本錢於轉運司五十二萬緡於常平司二十餘萬緡自熙寧至今幾六十年舊所借不償一文而歲借乃準初數爲三害榷茶之初預俵茶戶本錢尋於數外更增和買或遂抑預俵錢充和買茶戶坐是破產而官買歲增茶日濫雜官茶既不堪食則私販公行刑不能禁爲四害承平時蜀茶之入秦者十幾八九猶患積壓難售今關隴悉遭焚蕩仍拘舊額竟何所用茶兵官吏坐糜衣糧未免科配州縣爲五害請依嘉

祐故事盡罷榷茶仍令轉運司買馬即五害並去而邊患不生如謂榷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則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即擢開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推行之時建炎二年也於是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參酌政和二年東京都茶務所牒條約印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改成都舊買賣茶場爲合同場買引所仍於合同場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與茶必相隨茶戶十或十五共爲一保并籍定茶鋪姓名互

察影帶販鬻者凡買茶引每一斤春爲錢七十夏五十舊所輸市例頭子錢並依舊茶所過每一斤征一錢住征一錢半其合用場監官除驗引秤茶封記發放外無得干預茶商茶戶交易事舊制買馬及三千匹者轉一官比但以所買數推賞往往有一任轉數官者開奏請推賞必以馬到京實收數爲格或死於道黜降有差比及四年冬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宣撫川蜀素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宣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

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爲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銳意興復委任不疑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先罷公使賣供給酒即舊撲買坊場所置隔槽設官主之麴與釀具官悉自買聽釀戶各以米赴官場自釀凡一石米輸三千并頭子雜用等二十二其釀之多寡惟錢是視不限數也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法成都府法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

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旣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印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死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黜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最後又變鹽法其法實視大觀東南東北鹽鈔條約置合同場鹽市與茶法大抵相類鹽引每一斤納錢二十五土產稅及增添等共納五錢四分所過每斤征錢七分住征



一錢五分若以錢引折納別輸稱提勘合錢共六十  
初變摧法怨詈四起至是開復議更鹽法言者遂奏  
其不便乞罷之以安遠民且曰如謂大臣建謂務全  
事體必須更制卽乞劄與張浚照會詔以其章示浚  
浚不爲變時浚荷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  
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  
食貨筭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若有餘吳玠  
爲四川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盈虛未嘗問惟  
一切以軍期趣辦與開異趣玠數以餉饋不繼訴于  
朝開亦自劾老憊旬去朝廷未許迺特置四川安撫

置大使之名命席益爲之益前執政詔位宣撫司  
上朝論恐未安仍詔張浚視師荆襄川陝六年罷歸州  
宣撫司玠仍以宣撫治兵事軍馬聽玠移撥錢物則委副  
拘收尋除開微猷閣待制加玠兩鎮節鉞復降旨都轉  
運使不當與四路漕臣同繫銜成都潼川兩路漕臣與  
都轉運使坐應副軍支錢物愆期各貶二秩朝廷故抑  
揚之使之交解間隙趣辦餉饋也而開復與席益不和  
抗疏乞將舊來宣撫司年計應副軍期不許他司分擘  
支用又指陳宣撫司截都漕運司錢就果閩糴米非是  
又言應副吳玠軍須紹興四年總爲錢一千九百五十五

萬七千餘緡五年視四年又增四百二十萬五千餘緡蜀  
今公私俱困四向無所取給事屬危急實甚可憂乞許  
以茶馬司奏計詣闕下盡所欲言朝廷既知開與玠及  
席益有隙乃詔開赴行在以李迨代之會疾作不行提  
舉江州太平觀七年復右文殿修撰都大主管川陝茶  
馬開已病累疏丐去詔從所乞提舉太平觀十一年卒  
論曰秦檜執國柄其誤宋人計固無以議為也張九成  
之策亦餘之疏忠義凜然廖剛請復用德望之人豈苟  
阿時好者哉李迨趙開所謂可使治其賦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宋史三百七十五

鄧儋言程國錄國書前書丞相廖剛更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黎

鄧肅

李邴

滕康

張守

富直柔

馮康國

鄧肅字志宏南劔沙縣人少警敏能文美風儀善談  
論李綱見而奇之相倡和為忘年交居父喪哀毀踰  
禮芝產其廬入太學所與游皆天下名士時東南貢  
花石綱肅作詩十一章言守令搜求擾民用事者見  
之屏出學欽宗嗣位召對便殿補承務郎授鴻臚寺

萬曆二十八年刊

卷之三十四

一

簿金人犯闕肅被命請敵營留五十日而還張邦昌  
僭位肅義不屈奔赴南京擢左正言先是朝廷賜金  
國帛一千萬肅在其管密覘均與將士之數大約不  
過八萬人至是爲上言之且言金人不足畏但其信賞  
必罰不假文字故人各用命朝廷則不然有同時立  
功而功又相等者或已轉數官或尚爲布衣輕重上  
下只在吏手賞旣不明誰肯自勸欲望專立功賞一司  
使凡立功者得以自陳若功狀已明而賞不行或功  
同而賞有輕重先後者並寘之法上從之朝臣受僞  
命者衆肅請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

名令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諸侍從而爲  
執政者上時雍徐秉哲吳玠呂好問莫儔李回是也  
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  
襄李擢范宗尹是也撰勸進文與赦書者顏博文王  
紹是也朝臣之爲事務官者私結十友講冊立邦昌  
之儀者是也因張邦昌改名者何昌言改爲善言其  
弟昌辰改爲知辰是也乞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  
者其惡有三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庭執政馮  
澥曹輔是也侍從者已行遣獨李會尚爲中書舍人  
臺諫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一以病得免者其餘

無不在偽楚之庭以度官而升擢者不可勝數乞委  
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願為奉使者黎確李  
健陳戩是也乞於遠小處編管若夫度官在位供職  
不廢者但苟祿而已乞赦其罪而錄其名不復用為  
臺諫侍從上以為然耿南仲得祠祿歸其子延禧為  
郡守肅劾南仲父子同惡沮渡河之戰過勤王之兵  
今日割三鎮明日截兩河及陛下欲進接京城又為  
南仲父子所沮誤國如此乞正典刑南仲嘗薦肅於  
欽宗肅言之不悔上嘉其直賜五品服范訥留守東  
京肅言訥出師兩河望風先遁今語人曰留守之說

有四戰守降走而已戰無卒守無糧不降則走且漢  
得人傑乃守關中奔軍之將豈宜與此訥遂罷內侍  
陳良弼肩輿至橫門外開封買入內安童肅連章論  
之時官吏多託故而去肅建議削其仕版而取其祿  
以給禁衛若夫先假指揮徑徙江湖者乞追付有司  
以正其罪因入對言外夷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  
國之患在文書煩煩故遲上曰正此討論故併三省  
盡依祖宗法及建局討論祖宗官制兩月不見施行  
肅言太祖太宗之時法嚴而令速事簡而官清未嘗  
旁援曲引以稽賞罰故能以十萬精兵處一六合自

時厥後郡臣無可議者今日獻一策明日獻一言煩  
冗瑣碎惟恐不備此文書所以益煩而政事所以益  
緩也今兵戈未息豈可揖遜進退尚循無事之時欲  
乞限以旬日期於必至庶幾法嚴事簡賞罰之權不  
至濡滯肅在諫垣遇事感激不三月凡抗二十疏言  
皆切至上多採納會李綱罷肅奏曰綱學雖正而術  
疎謀雖深而機淺固不足以副聖意惟陛下嘗顧臣  
曰李綱真以身殉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此臣  
所以有疑也且兩河百姓無所適從綱措置不一月  
間民兵稍集今綱既去兩河之民將如何哉僞楚之長

紛在朝李綱先乞逐逆臣邦昌然後叛黨稍能正罪  
今綱既去叛臣將如何哉叛臣在朝政事乖矣兩河  
無兵外夷驕矣李綱於此亦不可謂無一日之長執  
政怒送肅吏部罷歸居家紹興二年避寇福唐以疾卒  
李邴字漢老濟州任城縣人中崇寧五年進士第累  
官為起居舍人試中書舍人北方用兵酬功第賞日  
數十百邴辭命無留難除給事中同修國史兼直學  
士院遷翰林學士嘗與禁中曲宴徽宗命賦詩高麗  
使入貢邴為館伴徽宗遣中使持示使者請傳錄以  
歸未幾坐言者罷提舉南京鴻慶宮欽宗即位除徽

猷閣待制知越州父之再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高宗即位復徽猷閣待制踰歲召為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苗傅劉正彥迫上遜位上顧邴草詔邴請得御札而後敢作朱勝非請降詔赦邴就都堂草之除翰林學士初邴見苗傅面諭以逆順禍福之理且密勸殿帥王元俾以禁旅擊賊元唯唯不能用即詣政事堂白朱勝非適正彥及其黨王世修在焉又以大義責之人為之危邴不顧也時御史中丞鄭穀又抗疏言睿聖皇帝不當改號於是邴穀為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與張守分草百官章奏三奏

三答及太后手詔與復辟赦文一日而且四月拜尚書右丞未幾改參知政事上巡江寧太后六宮往豫章命邴為資政殿學士權知行臺三省樞密院事以與呂頤浩論不合乞罷遂以本職提舉杭州洞霄宮未閱月起知平江府會兄鄴失守越州坐累落職明年即引赦復之又升資政殿學士紹興五年詔問宰執方略邴條上戰陣守備措置畫綏懷各五事戰陣之利五曰出輕兵務遠略儲將帥責成功重賞格大略謂關陝為進取之地淮南為保固之地關陝雖利於進取然不用師於京東以牽制其勢則彼得一力以

拒我今大將統兵者數人皆所恃以為根本萬一失利將不可復用偏裨中如牛臯王進楊珪史康明皆京東土人知地險易可各配以部曲三五千人或出淮陽或出徐泗彼將奔命之不暇此不動而分陝西重兵之一端也關陝今雖有二宣撫其體尚輕非遣大臣不可呂頤浩氣節高亮李綱識量宏遠威名素著願擇其一而用之必有以報陛下又言陛下即位之初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威名隱然為大將今又有吳玠岳飛者出矣願詔大將於所部舉智謀忠勇可以馭衆統師各兩三人朝廷籍記遇有事宜使當一

隊毋隸大將則諸人競奮才智皆飛玠之儔矣大將爵位已崇難相統一自今用兵第可授以成筭使自為戰而已慎勿遣重臣臨之以輕其權而分其功今却敵退師之後必論功行賞願因此詔有司預定賞格謂如得城邑及近上首領之類自一命至節度使皆差次使足相當所謂守備之宜有五曰固根本習舟師防他道講遺策列長戍大略謂江浙為今日根本欲保守則失進取之利欲進取則慮根本之傷古之名將內必屯田以自足外必因糧於敵誠能得以功名自任如祖述者舉淮南而付之使自為進取而

不至虛內以事外臣聞朝廷下福建造海船七百隻  
必如期而辦乞倣古制建伏波下瀨樓船之官以教  
習水戰俾近土將佐領之自成一軍而專隸於朝廷  
無事則散之緣江州郡緩急則聚而用之臣度敵人  
他年入寇懲創今日之敗必先以一軍來自淮甸為  
築室反耕之計以綴我師然後由登萊泛海窺吳越  
以出吾左由武昌渡江窺江池以出吾右一處不支  
則大事去矣願預講左支右吾之策夫兵之形無窮  
願詔臨江守臣凡可設奇以誤敵者如吳人疑城之  
類皆預為措畫今長江之險綿數千里守備非一隅

制得其要則用力少而見功多願差次其最緊處屯  
軍若干人一將領之聽其郡守節制次緊稍緩處差  
降焉有事則以大將兼統之既久則諳熟風土緩急  
可用與旋發之師不侔矣所謂措畫之方有五曰親  
大閱補禁衛講軍制訂使事降勅榜大略謂因秋冬  
之交闢廣場會諸將取士卒才藝絕特者而爵賞之  
建炎以來禁衛單寡乃藉五軍以為重臣常寒心願  
擇忠實嚴重之將以為殿帥稍補禁衛之闕使隱然  
自成一軍則其馭諸將也若臂之使指矣今諸郡廂  
禁冗占私役者太郡二三千人小郡亦數百人臣願



講求除郡守兵將官自禁軍給事外餘廉從衣糧使  
自僦人以役大抵殺廂軍三分之一而以其衣糧之  
數盡募禁軍金人自用兵以來未嘗不以和好為言  
此決不可恃然二聖在彼不可遂已姑以餘力行之  
耳臣謂宜專命一官如古所謂行人者或止左右司  
領之當遣使人舉成法而授之庶免臨時斟酌之勞  
而朝廷得以專意治兵矣劉豫僭叛理必滅之謂宜  
降勅榜明著豫僭逆之罪曉諭江北士民此亦兵家  
所謂伐謀伐交者所謂綏懷之略有五口宣德意先  
振恤通關津遣材能務寬貸大略謂山東大姓結為

山砦以自保今雖累年勢必有未下者願募有心力  
之人密往詔諭應淮北遺民來歸者令淮南州郡給  
以行由差船津濟量差地分人護送每得邀阻有官  
人先次注授差遣無官而貧乏者令松江州郡以官  
舍居之仍量給錢米三兩月其能自營為生乃止內  
有才智可用之人隨宜任使勿但縻以爵秩而已凡  
諸將行師入境敢抗拒者固在勦戮其有善良老弱  
之人皆從寬貸使之有更生之望不報兩閑居十有  
七年薨于泉州年六十二謚文敏有草堂集一百卷  
滕康字子濟應天府宋城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又

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尚書工部禮部員外郎國子司業靖康二年元帥府聞康習憲章召至濟州康率羣臣勸進除太常少卿使定登極禮儀凡告天及肆赦之文皆康爲之辭意激切聞者感動除起居舍人權給事中進起居郎兼討論祖宗法度檢討官試中書舍人會顯謨閣學士孟忠厚乞用父減年遷官康言忠厚隆祐太后之姪也太宗以來凡母后兄弟之子無爲侍從者武義大夫康義用登極恩遷遥郡刺史康又封還詞頭言恩例遷官一等謂於階官上進一階今康義得特旨轉一官自

武義大夫躡上遥郡刺史各爲遷一官實升五等紊法之甚也自古召亂之源非外戚撓法則內侍干政漢唐可鑑凡再降旨竟不肯行後軍統制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言世忠無赫赫功祇緣捕盜微勞遂亞節鉞今其所部卒伍至奪御器逼諫臣於死地乃止罰金何以懲後詔降世忠一官知江州陳彥文用劉光世奏錄其守城功遷龍圖閣待制康以光世所上彥文功狀前後牴牾閣而未下宰相力主彥文趣康行詞康論不已宰相銜之會布衣省試卷子不合式康以其文取之諫官李處遜論奏遂以

集英殿修撰提舉杭州洞霄宮未幾移蹕錢塘再除中書舍人奏曰去歲郊禮前日食而日官不以聞廷臣不以告使陛下所以應天者未至故逆臣敢萌不軌者無先事之戒也陛下即位行再歲矣惻怛愛民之政徒爲空言而百姓不被其恩哀痛責躬之詔不著事實四方不以爲信忠佞並馳而多士解體刑賞失當而三軍沮氣臣願陛下取建炎初元以來所下詔書所舉政事熟思審度得無一二不類臣言者乎望參稽得失而罷行之上再三褒諭稱其有諫臣風除左諫議大夫旬日間封章屢上遂擢翰林學士

日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建炎三年宰相呂頤浩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旣移蹕建康又議欲盡棄中原徙居民於東南康力持不可上悟而止未幾上請太后奉神主如江西以參知政事李昉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康爲資政殿學士同從衛以行昉辭疾又命康權知以劉珪爲貳賜康褒詔許綴宰相班奏事康從衛至洪州劉光世護江不密金人絕而渡康等倉卒奉太后趨虔州殿中侍御史張廷壽論康與珪無憂國之心至使太后涉險爲敵人追迫責授康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未幾許自便復左

朝請大夫提舉明道官紹興二年九月卒年四十八  
八年追復龍圖學士有文集二十卷

張守字子固常州晉陵人家貧無書從人假借過目  
輒不忘登崇寧元年進士第中詞學兼茂科除詳定  
九城圖志編修官以省員罷改宣德郎權爲監察御  
史丁內職去建炎元年冬召還改官賜五品服上在  
維揚勅空將自東平歷泗淮以窺行在宰臣汪伯彥  
黃潛善以爲李成餘黨不足畏上召百官各言所見  
葉夢得請上南巡阻江爲守張俊亦奏敵勢方張宜  
且南渡守獨抗疏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別疏言

金人犯淮甸之路有四宜擇四路帥守繕兵儲粟以  
捍禦之疏上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兵爲急凡  
不急之務付之都司六曹二相總不以此建議遣守撫  
諭京城守聞命即就道三年正月還奏金人必來願  
早爲之圖上惻然除起居郎兼直學士院金人果渡  
淮上幸臨安遷御史中丞苗劉既平詔赦百官表奏  
皆守與李昉分爲之守論宰相朱勝非不能思邊預  
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既而勝非竟罷政  
呂頤浩初相舉行司馬光之言欲併合三省詔侍從  
臺諫集議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議徒爲

紛紛既而悉無異論竟合三省為一上幸建康呂頤  
浩張浚叶議將奉正幸武昌為趨陝之計時方拜浚  
為宣撫處置使身任陝蜀守與諫議大夫陳慶皆持  
不可曰東師今日根本也陛下遠適則姦雄生窺伺  
之心況將亡多陝西人以蜀近關陝可圖西歸自為  
計耳非為陛下與國家計也守又陳十害至嚴廬謂  
康山幸蜀之事言言當以死爭之上曰朕固以為難  
行遂寢六月久雨恒陰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未去  
詔即官以上言關攻初守為副端時嘗上疏曰陛下  
處宮室之安則思二帝毋后宮廬臺幕之安則思二

之奉則思二帝毋后羶肉酪漿之味服細煖之衣則  
思二帝毋后窮邊絕塞之寒苦操與奪之柄則思二  
帝毋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二帝  
毋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二帝毋后誰為  
之尊禮思之又思兢兢栗栗聖心不倦而天不為之  
助順者萬無是理也至是復申前說曰今罪已之詔  
數下而天未悔禍實有所未至耳且曰天時人事至  
此極矣陛下觀本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  
置施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俟其如維揚之變而後言  
之則雖斥逐大臣無救於禍漢制災異策免三公今

任宰相者。雖有勳勞。然其器識不足以幹旋機務。願更擇文武全材。海內所共推者。親擢而並用之。上書論事。或有切直宜加褒擢。以來言路。先是守嘗論呂頤浩不可獨任。張浚不可西去。與上意異。乞補外。除禮部侍郎。不拜。上命呂頤浩至政事堂。諭以正人端士不宜輕去守。始受命。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無故下遷。上曰。以其資淺。鼎曰。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於是遷翰林學士。知制誥。九月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扈從由海道。至永嘉。回至會稽。四年五月。除參知政事。守嘗薦汪伯彥。沈與求。

劾其短。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未幾。知紹興府。尋以內祠兼侍讀。守力辭。改知福州。時右司員外郎張宗臣請令福建築城守。奏福州城於晉太康三年。偽闕增廣至六千七百餘步。國初削平。已久。公私困弊。請俟他年。遂止。尋以變易度牒錢百萬餘緡輸之。行在助國用。時劉豫導金人寇。淮上次平江。諸將獻俘者相踵。守聞之。上疏曰。今以獻俘誠皆金人或借諸國則戮之可也。至如兩河山東之民。皆陛下赤子。驅迫以來。豈得已哉。且諭以恩信。貸之使歸。願留者亦聽。則賊兵可不戰而潰。金人既遁。詔諸將渡江。追

嘉靖下巳年 監生趙相維刊

擊守復上既以敵情難測願留劉光世控禦諸渡上  
既還臨安又詔問守以攻戰之利守備之宜綏懷之  
略措置之方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  
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言措置之大略  
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神武中軍當專衛行  
在而以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  
西一軍駐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之處以處之使北至  
關輔西抵川陝血脉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  
勢則自江而南可奠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控重  
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

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又為大將者萬一有稱  
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衆將安屬耶臣謂  
宜拔擢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碁布  
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朝廷可以  
有為也何謂措置軍食諸軍既分屯諸路則所患者  
財穀轉輸也祖宗以來每歲上供六百餘萬出於東  
南轉輸未嘗以為病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  
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鄂岳荆南量所  
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  
未至於不足也錢糧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

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州殿最歲  
覈實而黜陟之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  
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緩懷之略亦在是  
矣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閩自范  
汝為之擾公私赤立守在鎮四年撫綏彫瘵且請于  
朝蠲除福州所貸常平緡錢十五萬累請去郡以提  
舉萬壽觀燕侍讀召還甫兩月復引病丐去知平江  
府力丐祠以歸六年十二月召見即日除參知政事  
明日兼權樞密院事七年張浚罷劉光世兵柄而欲  
以呂祉往淮西撫諭諸軍守以為不可浚不從守曰

必曰改圖亦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  
浚不聽遂有酈瓊之變及臺諫交章論浚御批安置  
嶺表趙鼎不即行守力解上曰浚為陛下捍兩淮罷  
劉光世正以其衆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群臣從而  
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以浚為鑒誰肯為陛下  
任事乎浚謫永州守亦引咎請去弗許八年正月上  
自建康將還臨安守言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  
險闊氣象雄偉且據都會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  
禦疆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鼎持不可守力求去以  
資政殿大學士知婺州尋改洪州兼江南西路安撫



使入對時江西盜賊未息上問以弭盜之策守曰莫先德政伺其不悛然後加之以兵因請出師屯要害既至部揭榜郡邑開諭禍福約以期限許之自新不數月盜平後徙知紹興府會朝廷遣三使者括諸路財賦所至以鞭撻立威韓球在會稽所斂五十餘萬緡守既視事即求入覲為上言之詔追還三使時秦檜當國不悅守亦不自安復奉祠建康謀帥上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者惟張守可至鎮數月薨守嘗薦秦檜於時宰張浚及檜為樞密使同朝一日守在省閣執浚手曰守前者誤公矣今同班列與之朝

夕相處觀其趨向有患失之心公宜力陳於上守在江右以郡縣供億科擾上疏請蠲和買罷和糴上欲行之時秦檜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憂四方財用之不至見守疏怒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嘆曰彼謂損國乃益國也卒謚文靖孫抑戶部侍郎

富直柔字季申宰相弼之孫也以父任補官少敏悟有才名靖康初晁說之奇其文薦于朝召賜同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建炎二年召近臣舉所知禮部侍郎張浚以直柔應詔授著作佐郎尋除禮部員外郎起居舍人遷右諫議大夫范致虛自請籍中召入直

柔力言致虛不當復用出知鼎州遷給事中醫官團  
練使王繼先以覃恩轉防禦使法當回授得旨特與  
換武功大夫直柔論繼先以計換授既授之後轉行  
官資除授差遣更無所礙且武功大夫惟有戰功歷  
邊任負材武者乃遷不可以輕授上謂宰相范宗尹  
曰此除出自朕意今直柔抗論朕屈意從之以伸直  
言之氣四年遷御史中丞直柔請罷右司候延慶而  
以蘇遶代之上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  
為某官於是延慶改禮部員外郎而遶為太常少卿  
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書有以

員外郎為之而無三丞為之者中書言非舊典時直  
柔為奉議郎乃特遷朝奉郎自是寄錄官三丞除二  
府者遷員外郎自直柔始遂為例紹興元年詔禮部  
太常寺討論隆祐太后冊禮范宗尹曰太后前後廢  
斥實出章惇蔡京人皆知非二昵之過直柔曰陛下  
推崇隆祐天下以為當然人亦不以為非哲廟與上  
皇意願陛下勿復致疑乃命禮官討論典禮既而王  
居正言太后隆名定位已正於元符宜用欽聖詔奏  
告天地宗廟其典禮不須討論議遂定上虞縣丞婁  
寅亮上書言宗社太訃欲選太祖諸孫伯子行下有

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歎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之言也除同知樞密院事侍御史沈與求論直柔附會辛道宗永宗兄弟得進并論其所薦右司諫韓璜先是直柔嘗短呂頤浩於上前頤浩與秦檜皆忌之由是二人俱罷璜責監潯州酒稅而直柔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六年丁所生毋憂起復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辭不赴起知衢州以失入死罪落職奉祠尋後端明殿學士徜徉山澤放意吟詠與蘇遲葉夢得諸人游以壽終

### 于家

馮康國字元通本名輔遂寧府人為太學生有氣節建炎中高宗次杭州禮部侍郎張浚以御營參贊軍事留平江苗劉作亂浚外倡帥諸將合兵致討念傳等居中欲得辯士往說之時輔客浚所慷慨請行浚遣之至杭說傳正彥曰自古宦官亂政根株相連若誅鋤必受禍今二公一旦為國家去數十年之患天下蒙福甚大然主上春秋鼎盛天下不聞其過豈可遽傳位于襁褓之子且前日名為傳位其實廢立二公本心為國柰何以此負謗天下傳按劔大怒輔辭

氣不屈正彥乃善諭之曰張侍郎欲復辟固善然須用面議乃遣輔還約浚至杭浚復遣輔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改旣又復傳書誦言其罪輔至傳黨馬柔吉誅之曰昨張侍郎書不委曲二公大怒已發兵出杭矣君出敢來耶輔曰畏則不來來則不畏王世修欲拘留輔會浚謬為書遺輔云適有客自杭來方知二公於社稷初無不利之心甚悔前書之輕易也傳等見之喜輔得免俄勤王之兵大集傳等始懼輔知其可動乃說宰相朱勝非以今日之事當以淵聖皇帝為主睿聖皇帝宜復為大元帥少主為皇太姪太

后垂簾勝非令與傳正彥議皆許諾輔又請褒傳正彥如趙普故事遂皆賜鐵券詔補輔奉議郎守兵部員外郎賜五品服更名康國高宗反正以張浚宣撫川陝浚辟康國主管機宜文字浚至蜀遣康國入奏事詔進兩官為荆湖宣諭使康國之行也上幸浙東不暇降詔旨康國以自意為之言者劾以擅造制書坐貶秩二等紹興三年浚召還與康國俱赴行在浚旣黜御史常同因論康國罷之起知萬州湖北轉運判官浚相入為都官員外郎康國言四川稅色祖宗以來正稅重者科折輕正稅輕者科折重科折權衡

與稅平准故無偏重近年監司總漕悉改舊法取數  
務多失業逃亡皆由於此蓋從舊法詔以其言下四  
川憲司察不如法者又言蜀苦陸運當論吳玠非防  
秋月分兵就糧兼選守牧治梁洋招集流散耕鑿就  
緒則漕運可省此保蜀之良策也浚去相位康國乞  
補外趙鼎言於高宗曰自張浚罷蜀士不自安今留  
者十餘人臣恐臺諫以浚故有論列望陛下察之高  
宗曰朝廷用人止當論其才與否耳頃臺諫好以朋  
黨論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所薦引不問才否一  
時罷黜乃朝廷使之為朋黨非所以愛人才厚風俗

也遷右司員外郎除直顯謨閣知夔州丁母憂起復  
撫諭吳玠軍除都大主管川陝茶馬卒  
論曰鄧肅李昉滕康當危急存亡之秋皆侃侃正色  
知無不言張守論事明遠富直柔昵於秦檜呂頤浩  
馮康國說折二凶皆有才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五

宋史三百七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節書君丞相兼領經筵事都總裁長脫等奉

勅

常同

張致遠

薛徽言

陳淵

魏矼

潘良貴

呂本中

常同字子正邛州臨邛人紹聖御史安民之子也登政和八年進士第靖康初除大理司直以敵難不赴辟元帥府主管機宜文字尋除太常博士高宗南渡辟淞帥機幕建炎四年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抗節剛直觸怒權臣擯斥至死今其子孫

不能自振朕甚憫之。召同至行在。至則爲太宗丞紹  
興元年。乞郡得柳州。三年召還。首論朋黨之禍。自元  
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唱  
於紹聖之初。蔡京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  
死。上下蔽蒙。參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  
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  
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爲欲破朋黨。先明是非。  
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  
黨亦難破。同對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  
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

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  
人之黨。挾私害公。爲黨則同。而所以爲黨則異。且如  
元祐臣僚。中遭譏謗。竄逐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  
之士。猶謂元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  
聞有此論。同對以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  
明。今可謂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  
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  
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又奏自古禁旅  
所寄。必參錯相制。漢有南北軍。周勃用南軍入北軍。  
以安劉氏。唐李晟亦用神策軍以復京師。是其效也。

今國家所仗惟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將之兵耳陛下且無心腹禁旅可備緩急頃者苗劉之變亦可鑒矣除殿中侍御史時韓世忠屯鎮江劉光世屯建康以私忿欲交兵同奏光世等不思待遇之恩而驕狠尚氣無所忌憚一旦有急其能相爲唇齒乎望分是非正國典昔漢諸侯王有過猶責師傅今兩軍幕屬贊畫無狀乞先黜責上以章示兩軍呂頤浩再相同論其十事且曰陛下未欲遽罷頤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謂功出衆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九齡所謂不以賞功者也頤浩

罷相論知樞密院宣撫川陝張浚喪師失地遂詔浚福州居住同與辛炳在臺同好惡上皆重之金使李永壽等入見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上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同奏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僞齊宿遷令張澤以二千人自拔來歸泗州守徐宗誠納之韓世忠以聞朝論令世忠却澤等而械宗誠赴行在同奏敵雖議和而兩界人往來未嘗有禁僞齊尚能置歸受館立賞以招吾民今乃却澤人心自此離矣況宗誠起土豪不用縣官財賦募兵自養爲國障捍今因



受澤而械之以沮士氣非策也詔處來歸者於淮南  
釋宗誠罪四年除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脩撰先是  
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蔡京蔡卞之徒積惡  
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  
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脩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  
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脩定哲宗實錄其  
間所載悉出一時姦人之論不可信於後世恭惟宣  
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之功以爲己力  
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  
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據實刊脩又復悠悠望精

史官先脩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考證脩  
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脩撰  
且諭之曰是除以卿家世傳聞多得事實故也一日  
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哲宗  
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  
欲辨白其事須重脩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  
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  
實錄卷末張俊乞復其田產稅役令一卒持書瑞昌  
而凌惇其令郭彥參彥參繫之獄俊訴于朝命罷彥  
參同併封還二命俄除集英殿脩撰知衢州以疾辭

除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七年秋以禮部侍郎召還未數日除御史中丞車駕自建康回臨安同奏旋蹕之初去淮益遠宜遣重臣出按兩淮詢人情利病察官吏侵擾縱民耕墾勿收租稅數年之後田野加闢百姓足而國亦足矣乃遣樞密使王庶視師同乞以此奏付庶詢究罷行又言江浙困於月椿錢民不聊生上為減數千緡又言吳玠屯師興利而西川人力已困玠頃年嘗講屯田願聞其積穀幾何減饋運幾何趙開李迨相繼為都漕先後饋運各幾何令制漕帥司條具以聞然後按實講究以紓民力又

言國家養兵不為不多患在於偏聚而不同力自用而不同心今韓世忠在楚張俊在建康岳飛在江州吳玠在蜀相去隔遠情不相通今陛下遣樞臣王庶措置邊防宜令庶會集將帥諭以國體協心共議禦敵常令諸軍相接以常山蛇勢一意國家無分彼此緩急應援皆有素定之術詔付王庶出示諸將同乞郡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湖州復召請祠詔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二十年卒

張致遠字子猷南劍州沙縣人宣和三年中進士第宰相范宗尹薦其才召對擢為樞密院計議官建寇

范汝爲已降猶懷反側而招安官謝嚮陸棠受賊賂陰與之通致遠謂告歸知其情還白執政請鋤其根柝於是捕嚮棠及制置司屬官施宜生付獄詔參知政事蓋庚爲福州宣撫使討賊韓世忠副之辟致遠爲隨軍機宜文字賊平除兩浙轉運判官改廣東轉運判官招撫劇盜曾衮等賊衆悉降紹興四年以監察御史召未至除殿中侍御史時江西帥胡世將請增和買絹折納錢致遠上疏言折納絹錢本欲少寬民力而比舊增半是欲乘民之急而厚其歛也從之金人與劉豫分道入寇宰相趙鼎勸高宗親征朝士

尚以爲疑白鼎審處致遠入對獨贊其決遷侍御史言聚財養兵皆出民力善理財者宜固邦本請罷權福建鹽精樺三司使副以常平茶鹽合爲一官令計經常量入爲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詔戶部講究五年除戶部侍郎進吏部侍郎尋復爲戶部侍郎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爲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奢侈自言禁始自朝廷始額員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除給事中尋以老母丐外

以顯謨閣待制知台州朝廷以海寇鄭廣未平改知福州六年八月廣等降致遠選留四百人置營城外餘遣還業復遣廣討他郡諸盜數月悉平八年正月再召爲給事中出知廣州尋以顯謨閣待制致仕十七年卒年五十八致遠鯁亮有學識歷臺省侍從言論風旨皆卓然可觀趙鼎嘗謂其客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從官如張致遠常同胡寅張九成潘良貴呂本忠魏矼皆有士望他日所守當不渝識者謂鼎爲知人云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登進士第爲樞密院計議官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彬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衡永米以振而以經制銀市米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呂頤浩以徽言擅易守臣而移用經制銀出知興國軍入爲郎遷右司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反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賻絹百匹特與遺表恩

陳淵字知默南劍州沙縣人也紹興五年給事中廖

剛中書舍人胡寅朱震權戶部侍郎張致遠言淵乃  
權之諸孫有文有學自權在時器重特甚垂若流落  
負材未試充樞密院編修官會李綱以前宰相爲江  
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辟爲制置司機宜文字七年  
詔侍從舉直言極建之士胡安國以淵應召對改官  
賜進士出身九年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入對論  
比年以來恩惠大濫賞給太厚頒賚賜予之費太過  
所用旣衆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周官唯王及  
后世子不會說者謂不得以有司之法治之非周公  
作法開後世人主侈用之端也臣謂冢宰以九式均

節財用有司雖不會冢宰得以越式而論之若事事  
以式雖不會猶會也臣願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  
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以執奏則前  
日之弊息矣淵面對因論程頤王安石學術同異上  
曰楊時之學能宗孔子孟子其三經義辨甚當理淵曰楊  
時始宗安石後得程顥師之乃悟其非上曰以三經  
義解觀之具見安石穿鑿淵曰穿鑿之過尚小至於  
道之大原安石無一不差推行其學遂爲大害上曰  
差者何謂淵曰聖學所傳正有論孟中庸論語王仁  
中庸王誠孟子主性安石皆暗其原仁道至大論語

隨問隨答。惟樊遲問始對曰：愛人愛特仁之一端。而安石遂以愛爲仁。其言中庸則謂中庸所以接人。高明所以處己。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而安石取揚雄善惡混之言。至於無善無惡。又溺於佛。其失性遠矣。鄭億年復資政殿學士。奉朝請。召見於內殿。淵言億年故相。居中之子。雖爲從官。而有從賊之醜。乞寢其職名。不報。億年右僕射。秦檜之親黨也。由是檜怒之。除秘書少監。兼宗政殿說書。以祖名辭。改宗正少卿。以何鑄論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五年卒。

魏疇字邦達。和州歷陽人。唐丞相知古後也。少穎悟。

時方尚王氏新說。疇獨守所學。宣和二年。上舍及第。建炎四年。召赴闕。詔改宣教郎。除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元年。遷樞密院計議官。遷考功郎。會星變。疇因轉對。言治平間。彗出東方。英宗問輔臣。所以消弭之道。韓琦以明賞罰爲對。比年以來。賞之所加。有未參選而官已升朝者。有未經任而輒爲正郎者。罰之所加。有未到任而例被衝替者。有罪犯同而罰有輕重者。力言大臣黜陟不公。所以致異。上識其忠。擢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臨安火。延燒數千家。獻諛者謂非災異。疇言春秋定哀間。數言火災。說者謂

孔子有德而魯不能用季孫有惡而不能去故天降之咎今朝廷之上有姦慝邪佞之人未逐采百執事之間有朋附奔競之徒未汰乎搢紳有公忠宿望及抱道懷藝有猷有守之士未用乎在位之人畏人軋已方且蔽賢未聞推誠盡公苟招俊乂宜鑒定哀之失甄別邪正亟加進用內侍李廙飲韓世忠家刃傷弓匠事下廷尉劾言內侍出入宮禁而狠戾發於盃酒乃至如此豈得不過爲之慮建炎詔令禁內侍不得交通主兵官及預朝政違者處以軍法乞申嚴其禁以謹履霜之戒於是廙杖脊配瓊州遷侍御史賜

五品服時朱勝非獨相劾論勝非無所建明惟知今日進呈一二細故明日啟擬一二故人而機務不決軍政不修除授挾私賢士解體又疏其五罪詔令勝非持餘服又言國家命令之出必先錄黃其過兩省則給舍得以封駁其下所屬則臺諫得以論列此萬世良法也竊聞近時三省樞密院間有不用錄黃而直降指揮者亦有雖畫黃而不下六部者望並依舊制劉豫挾金人入寇宰相趙鼎決親征之議劾請扈從因命督江上諸軍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劾首至光世軍中論

之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思爲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其身光世許之遂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衆賊屢捷軍聲大振上至平江魏良臣王綸使金回約再遣使且有恐迫語砭請罷講和二字飭厲諸將力圖攻取會金屢敗遁去使亦不遣遷秘書少監砭在職七閱月論事凡百二十餘章尋乞補外除直龍圖閣知泉州以親老辭知建州尋召還丐祠不允除權吏部侍郎八年金使入境命砭充館伴使砭言頃任御史嘗論

和議之非今難以專論秦檜召砭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之意砭具陳敵情難保檜諭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砭曰相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不能屈乃改命吳表臣詔金使入境欲屈已就和令侍從臺諫條奏來上砭言臣素不孰敵情不知使人所需者何禮陛下所以已者何事賊豫爲金人所立爲之北面陛下承祖宗基業天命所歸何藉於金國乎傳聞奉使之歸謂金人悉從我所欲必無難行之禮以重困我陛下何過自取侮乎如或不可從之事儻輕許之他時反爲所制號令



廢置將出其手一有不從便生兵隙予奪在彼失信  
在我非計之得也雖使還我空地如之何而可保雖  
欲寢兵如之何而可寢雖欲息民如之何而可息非  
計之得也陛下旣欲爲親少屈更願審思天下治亂  
之機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者  
以國人之意拒之庶無後悔所謂國人者不過萬民  
三軍爾摺紳與萬民一體大將與三軍一體今陛下  
詢于摺紳民情大可見矣欲望速召大將各帶近上  
統制官數人同來詳加訪問以塞他日意外之憂大  
將以爲不可則其氣益堅何憂此敵未幾丁父憂免  
自是奉祠凡四任下內艱以卒

潘良貴字子賤婺州金華人以上舍釋褐爲辟雍博  
士遷秘書郎時宰相蔡京與其子攸方以爵祿鈞知  
名士良貴屹然特立親故數爲京致願交意良貴正  
色謝絕除主客郎中尋提舉淮南東路常平靖康元  
年召還賜對欽宗問孰可秉鈞軸者良貴極言何桌  
唐恪等四人不可用他日必誤社稷陛下若欲扶危  
持顛之相非博詢於下僚明揚於微陋未見其可語  
徹于外當國者指爲狂率黜監信州泃口排岸高宗

即位召爲左司諫既見請誅爲黨使叛命者受刃國門即敵人不敢輕議宋鼎又乞封宗室賢者於山東河北以壯國體巡幸維揚養兵威以圖恢復黃潛善汪伯彥惡其言改除工部良貴以不得其言求去主管明道宮越數年除提點荆湖南路刑獄主管江州太平觀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良貴曰旦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爲也退語人曰宰相進退世人未以爲賢邪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大夫受其牢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

太激

閣知嚴州到官兩月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起爲中書舍人會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語言煩廢良貴故善子諲是日攝起居立殿上徑至榻前厲聲曰子諲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退高宗顧良貴曰是朕問之又諭子諲且款語子諲復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高宗色變閣門併彈之於是二人俱待罪有旨良貴放罪子諲無罪可待良貴求去以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起知明州基年除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既歸不出者十年李光得罪良貴坐嘗與通書降二官卒年五十七良貴剛介清苦

壯老一節爲博士時王黼張邦昌俱欲妻以女拒之  
晚家居貧甚秦檜諷令求郡良貴曰從臣除授合辭  
免今求之於宰相辭之於君父良貴不敢爲也其諫  
疏多焚藁僅存雜著十五卷新安朱熹爲之序

呂本中字居仁元祐宰相公著之曾孫好問之子幼  
而敏悟公著竒愛之公著薨宣仁太后及哲宗臨奠  
諸童釋立庭下宣仁獨進本中摩其頭曰孝於親忠  
於君兒勉焉祖希哲師程頤本中聞見習熟少長從  
楊時游酢尹焞遊三家或有疑異未嘗苟同以公著  
遺表恩授承務郎紹聖間黨事起公著追貶本中坐

爲元符中主濟陰簿秦州士曹掾辟大名府帥司幹  
官宣和六年除樞密院編脩官靖康改元遷職方員  
外郎以父嫌奉祠丁父憂服除召爲祠部員外郎以  
疾告去再直秘閣主管崇道觀紹興六年召赴行在  
特賜進士出身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內侍李  
琮失料曆上以潛邸舊人不用保任特給之本中言  
若以異恩別給非所謂宮中府中當爲一體者上見  
繳還甚悅令宰臣諭之曰自今有所見第言之監階  
州草場苗日以贓敗有詔從黥本中奏近歲官吏犯  
贓多至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

察其非辜。雖欲拔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毋令姦臣得以籍口於後世。從之。七年。上幸建康。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湏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

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代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內侍鄭誡落致仕。得兵官本中言。陛下進臨江。將以有爲。今賢士大夫未能顯用。巖穴幽隱。未能招致。乃起謀以統兵之任何邪。命遂寘引疾乞祠。直龍圖閣知台州

不就主管太平觀召為太常少卿八年二月遷中書舍人三月兼侍講六月兼權直學士院金使通和有司議行人之供本中言使人之來正當示以儉約客館芻粟若務充悅適啓戎心且成敗大計初不在此在吾治政得失兵財強弱願詔有司令無乏可也初本中與秦檜同為郎相得甚歡檜既相私有引用本中封還除目檜勉其書行卒不從趙鼎素主元祐之學謂本中公著後又范冲所薦故深相知會哲宗實錄成鼎遷僕射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散牛李之黨未如明是以去非檜大加言

呂東萊

于上曰本中受鼎恩旨伺和議不成為脫身之計風御史蕭振劾罷之提舉太平觀卒學者稱為東萊先生賜謚文清有詩二十卷得黃庭堅陳師道句法春秋解一十卷童蒙訓三卷師友淵源錄五卷行于世論曰傳有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紹興之世呂頤浩秦檜在相位雖有君子豈得盡其志宋之不能圖復中原雖曰天命豈非人事乎若常同張致遠薛徽言陳淵魏矼潘良貴呂本中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厲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



以他事勤傳宣和初復官除江淮發運司主管文字  
淮南仍歲旱漕不通有欲濟河與江淮平者內待至  
其議無敢可否發運司檄子諲行子諲言自江至淮  
數百里河高江淮數丈而欲濟之使平決不可曩有  
司三日一啓閘復作澳儲水故水不乏比年行直達  
之法加以應奉往來啓閉無節堰閘率不存今復故  
制嚴禁約則無患使者用其言漕復通進秩一等召  
對除淮南轉運判官以兵部奏諸路起發上供不及  
數降一官七年入為右司員外郎不就以直秘閣為  
京畿轉運副使尋兼發運副使建炎元年金人犯亳

州子諲自勤王所以書遣金人言兵勢逆順令退保  
河外金人遽以亳宋等州守禦所牒報之約日索戰  
語極不遜諸道兵畏縮不進時康王次濟州子諲遣  
進士李植獻金帛及本司錢穀之在濟州者以助軍  
費張邦昌僭位遣人持勅書往廬州問其家安否子  
諲檄郡守馮詢提舉范仲使拘之以俟王命邦昌又  
使其甥劉達質手書來子諲不啓封焚之械繫達于  
獄遣子澹請康王率諸將渡河出其不意以救二帝  
遣將王儀統勤王兵至城下遷直龍圖閣江淮發運  
副使子諲言去歲劉順奉淵聖蠟詔令監司帥守募

兵勤王臣即鏤板徧檄所部而六路之間漠無應者  
間有團結起發者類如兒戲姑以避責而已惟淮東  
一路臣親率諸司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  
莫肯供億殊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  
利刃以加其頸今城中矢守二帝播遷儻賞罰不行  
恐金人再為邊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翫  
習故常恬不知畏將何恃以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  
按劾諸路監司向承蠟詔廢格不勤王及名為勤王  
而稽緩者悉加顯黜命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九月  
子謹罷以素為李綱所善故黃潛善斥之明年知襲

慶為道梗不能赴初邦昌為子章軍國事子謹乞致  
仕避之坐言者降三官起復知潭州禁卒為亂縱火  
掠市出瀏陽縣子謹遣通判孟彥卿等進及攸縣平  
之金人破江西移兵湖南子謹聞警報率軍民以死  
守宗室成中郎聿之隸東壁子謹巡城顧謂曰君宗  
室不可效此曹有簡聿之感激流涕金人圍八日登  
城縱火子謹率官吏奪南楚門遁城陷坐殿至矢守  
落職罷轉運副使賈汝言子謹督兵巷戰又收遺卒  
復入治事帝亦以子謹與他守臣望風遁者殊為詔  
復職紹興元年移鄂州主管荆湖東路安撫司劾盜



曹成據攸縣子諲軍于安仁遣使招之成聽命子諲  
又遣將西扼衡陽南守宜章成遂逃不敢南向者百  
餘日諸郡遂得割據既而援兵不至成忿子諲扼已  
擁衆而南子諲率親兵拒之會宣軍潰度不可遏軍  
騎入賊中諭以國家威靈成不服執子諲歸會宣撫  
司都統制馬廣遣人持吳敏檄諭成成許受招始釋  
子諲詔長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方避地湖南以言  
抵秦檜言子諲忠節可以扶持三綱願憐其無救而  
陷于賊復加收用起知廣州時恐賊度嶺故就用子  
諲字之又以言者罷遂致仕尋起知江州改江東轉

運使進秘閣修撰江東當餉劉光世軍適劉豫入寇  
光世軍合肥以乏餉告亟退師子諲馳至合肥具見  
糧以聞光世由是得罪進徽猷閣待制徙兩浙路爲  
都轉運使除戶部侍郎入見論京都舊事頗及珍玩  
起居郎潘良貴故善子諲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奏  
金國報聘及奠朱震事反復良久良貴徑至榻前厲  
聲叱之曰子諲不宜以無益之談久煩聖聽子諲欲  
退上謂良貴曰是朕問之也又諭子諲欵語子諲復  
語久不止良貴叱之退者再上色變欲抵良貴罪中  
丞當同言良貴無罪願許子諲補外上併怒同張九

已見  
史傳矣  
說子又  
後

成言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今以子諲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也上意稍解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三人俱罷子諲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平江府金使議和將入境子諲不肯拜金詔乃上章言自古人主屈已和戎未聞甚於此時宜却勿受忤秦檜意乃致仕子諲相家子能修飭自見於時友愛諸弟置義莊贍宗族貧者初漕淮南時張邦昌僞詔至虹縣令已下迎拜宣讀如常式獨武尉徐端益不拜而走事定子諲言於朝易端益文資退閒十五年號所居曰薌林卒年六十八

陳規字元則密州安丘人申明法科靖康末金人入侵殺鎮海軍節度使劉延慶其徒祝進王在去為盜犯隨郢復等州規為安陸令以勤王兵赴汴至蔡州道梗而還會祝進攻德安府守棄城遁父老請規攝守事規遣射士張立率兵討進却之既而在復與進合以砲石鵝車攻城東規連戰敗之二人懼引衆去建炎元年除直龍圖閣知德安府李孝義張世以步騎數萬薄城陽稱受詔招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亟為備夜半孝義兵圍城遂大敗之與羣盜楊進相持十八日進技窮以百人自衛抵濠上求和規出

城與交臂語進感之折箭為誓而去董平引眾窺城遣其黨李居正黃進入城求犒規斬進授居正兵為前鋒大破之升祕閣修撰尋除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賜二品服供升徵猷閣待制時桑仲剽略襄漢間其副霍明屯兵郢上規請于朝就以明守郢張浚都督行蜀道仲引兵窺之為王彥所敗仲怒後數百騎來譙明明殺之奔劉豫以書招規規械其使以聞李橫圍城造天橋填濠鼓譟臨城規帥軍民禦之砲傷足神色不變圍急糧盡出家財勞軍士氣益振橫遣人來願得妓女罷軍規不許諸將曰圍城七十

日矣以一婦活一城不亦可乎規竟不予會濠橋陷規以六十人持火槍自西門出焚天橋以火牛助之湏臾皆盡橫拔砦去升徵猷閣直學士詔赴行在改顯謨閣直學士徙知池州沿江安撫使入對首言鎮撫使當罷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上皆納之遷龍圖閣直學士改知廬州尋又召赴行在以疾辭提舉江州太平觀復起知德安府坐失察吏職鑄兩官金人歸河南地改知順昌府葺城壁招流亡立保伍會劉錡領兵赴京留守過郡境規出迎坐未定傳金人已入京城即告錡城中有粟數萬斛勉同為死

守計相與登城區畫分命諸將守四門且明斥候募  
土人鄉導間諜布設粗畢金遊騎已薄城矣既至金  
龍虎大王者提重兵踵至規躬擐甲胄與錡巡城督  
戰用神臂弓射之稍引退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  
甚衆規曰敵志屢挫必思出奇困我不若潛兵斫營  
使彼晝夜不得休可養吾銳也錡然之果劫中其砦  
殲其兵甚衆金人告急於兀朮規大饗將士酒半問  
曰兀朮擁精兵且至策將安出諸將或謂今已累捷  
宜乘勢全師而歸規曰朝廷養兵十五年正欲為緩  
急用况屢挫其鋒軍聲稍振規已分一死進亦死退

亦死不如進為忠也錡此諸將曰府公文人猶誓死  
守况汝曹耶兼金營近三十里兀朮來援我軍一動  
金人追及老幼先亂必至狼狽不獨廢前功致兩淮  
侵擾江浙震驚平生報君及成設國不如背城一戰  
死中求生可也已而兀朮至親循城責諸酋用兵之  
失衆跪曰南兵非昔比兀朮下令晨飯府庭且折箭  
為誓并兵十餘萬攻城自將鐵浮屠軍三千遊擊規  
與錡行城勉激諸將流矢及衣無懼色軍殊死鬪時  
方劇暑規謂錡毋多出軍第更隊易器以逸制勞蔑  
不勝矣每清晨輒堅壁不出伺金兵暴烈日中至未

申氣力疲則城中兵爭奮斬獲無算元术宵遁錡奏  
功詔褒諭之遷樞密直學士規至順昌即廣羅粟麥  
實倉廩會計議司移粟赴河上規請以金帛代輸至  
是得其用成錡功者食足故也移知廬州兼淮西安  
撫既至疾作有旨修郡城規在告吏抱文書入卧内  
規力疾起曰帥事機宜董之郡城通判董之語畢而  
卒年七十贈右正議大夫有攻守方略傳于世初規  
守德安時嘗條上營屯田事宜欲倣古屯田之制合  
射士民兵分地耕墾軍士所屯之田皆相險隘立堡  
砦寇至則堡聚捍禦無事則乘時出作射士皆分半

以耕屯田民戶所營之田水田畝賦粳米一斗陸田  
賦麥豆各五升滿三年無逋輸給為永業流民自歸  
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官  
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列以聞詔嘉獎之仍下其法於  
諸鎮自紹興以來文臣鎮撫使有威聲者惟規而已  
規端毅寡言笑然待人和易以忠義自許尤好振施  
家無贏財嘗為女求後婢得一婦甚閑雅怪而詢之  
乃雲夢張貢士女也亂離夫死無所託鬻身求活規  
即輟女奩嫁之聞者感泣規功名與諸將等而位不  
酬勞時共惜之乾道八年詔刻規德安守城錄頒天

下為諸守將法立廟德安賜額賢守追封忠利侯後  
加封智敏

季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遷  
太學博士論學術邪正異同長官怒譖之執政謫知  
舒城縣未幾除太常寺簿遷比部員外郎高宗即位  
從至揚州建炎二年守尚書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  
金人南侵帝幸杭州朝廷儀物皆委棄之陵奉九廟  
神主負之以行拜起居郎遷中書舍人三年六月淫  
雨詔求直言陵言金人累歲侵軼生靈塗炭怨氣所  
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

其可忽邪臣觀廟堂無擅命之臣惟將率之權太盛  
宮闈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今將帥擁兵自  
衛浸成跋扈苗劉竊發勤王之師一至凌轢官吏莫  
敢誰何此將帥之權太盛有以干陽也宦寺縱橫上  
下共憤卒碎賊手可為戒矣比聞復召藍瑤黨與相  
質聞者切齒此宦寺之習未革有以干陽也洪範休  
徵曰肅時雨若謀時寒若咎徵曰狂恒雨若急恒寒  
若自古天子之出必載廟主行示有尊也前日倉卒  
迎奉不能如禮既至錢塘置太廟於道宮薦享有闕  
畱神御於河澣安奉後時不肅之咎臣意宗廟當之

比年盜賊例許招安未幾再叛反墮其計忠臣之憤不雪赤子之冤莫報不謀之咎臣意盜賊當之道路之言謂鑿輿不久居此自臣臆度決無是事假或有不幾於狂乎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手又募民兵民力竭矣而猶誅求焉不幾於急乎此皆陰道太盛所致帝嘉納之時除梁揚祖為發運使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乃以起居郎綦崇禮權給事中書讀陵封還錄黃又言防秋已迫願陛下先定兵衛及扈從之臣萬一敵勢猖獗便當整駕親按營壘召諸道兵以為援畱將相大臣相率死守勿效

前日百官跣足奔竄以扈蹕為名棄城池以予敵使生靈墮塗炭財用填溝壑時張浚為川陝等路宣撫處置使陵論其太專忤旨罷為徽猷閣待制知太平州未行落職與祠數月復職除知温州又改中書舍人皆力辭范宗尹薦其才命知臨安府復為中書舍人入對言事有可深慮者四尚可恃者一大駕未有駐蹕之地賢人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而將不和政權去而主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前年議渡江人以為可朝廷以為不可故諱言南渡而降詔回鑾去年議幸蜀人以為不可朝廷以為可故弛

備江淮經營關陝以今觀之孰得孰失惟揚之變朝廷不及知而功歸宦寺錢塘之變朝廷不能救而功歸將帥是致此曹有輕朝士之心黃潛善好自用不能用人呂頤浩知使能不知任賢自張慤許景衡飲恨而死凡知幾自重者徃徃卷懷退縮今天下不可謂無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各招亡命以張軍勢各効小勞以報主恩然勝不相遜敗不相救大敵一至人自為謀耳周望在浙西人能言之張浚在陝右無敢言者夫軍事恐失機會便宜可也乃若自降詔書得無竊命之嫌邪官吏責以辦事便宜可也乃若安置從臣得無忌器之嫌邪以至賜姓氏改寺額此皆傷於太專臣恐自陝以西不知有陛下矣惟祖宗德澤在人心未忘所望以中興者此耳陛下宜有以結之今欲薄歛以裕民財而用度方闕輕徭以紓民力而師旅方興罪已之詔屢降憂民之言屢聞丁寧切至終莫之信臣謂動民以行不以言陛下爵當賢祿當功刑當罪施設注措無不當理天下不心服者未之有也朱勝非除江西帥未行陵言金人徃年休士馬於燕山次年移河北又次年移京東今寓淮甸無復去意患在朝夕可謂急矣若頤浩既去勝非未至



敵人南向兵不素練糧不素積又不設險何以禦之  
臣願陛下更擇賢副預為經畫以待今日非論安危  
實論存亡朝謀夕行當如拯溺豈可不惜分陰詔劉  
洪道趣往池州措置防江除戶部侍郎范宗尹嘗仕偽  
楚故凡受僞命者皆錄用陵因上疏曰前日士大夫  
名節不立論事者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  
加救拭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臣試  
舉其罪大者言之崇寧大觀以來黨助巨奸由詭道  
以號食寵榮者不知幾何人邦昌亂朝不能死節者不  
知幾何人苗劉專殺拱手受制不知幾何人以義責

之固不容誅以情恕之亦不幸耳弄筆墨者文致其  
罪既得惡名誰敢引薦臣願明詔宰執於罪戾中選  
擇實能量付以事勿因一青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  
國愛人勿復言詔榜其疏於朝堂侍御史沈與求劾  
陵承望宰執風旨罷官提舉杭州洞霄宮紹興元年  
復右文殿脩撰二年詔內外官言事陵言軍興以來  
朝廷誥牒非彊以予民則莫售師旅糧草非彊取於  
民則莫給舊例和買無本可支者久矣新行和糴能  
償其直幾何一遇軍興事事責辦有不足者預借後  
年之賦雖名曰和實彊取之雖名曰借其實奪之兵

將衣食不取其飽煖。取其豐美。器械不取其堅利。取其華好。務未勝本。初無閉心。賊至則偽言退保。賊去則盛言收復。遇敗以千為一。遇勝以一為千。今乘輿服御之費。十去七八。百官有司之費。十去五六。猶無益於國者。軍大冗也。張浚一軍以川陝贍之。劉光世一軍以淮浙贍之。李綱一軍以湖廣贍之。上供之物。得至司農太府者無幾。夫彊兵不在冗食。今統領家口隨行。一聞賊至。擇精銳者護送。老小其自隨者。祇辦走耳。當議者一。虜掠婦女軍中多有養。既不足寧。免作過當議者二。所至州軍邀求犒賞。守令憚生事。

竭取民以奉之。當議者三。詭名虛券。隨在批請。枉費官物。當議者四。或假關節。或行賄賂。寄名軍籍。規冒功賞。當議者五。願詔有司。專意講求。革因循以作士氣。則軍政立復。徽猷閣侍制帥廣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眾數千。僭號作亂。陵入境誘其徒。曾袞令以功贖罪。不旬日擒之。在官三年卒。年五十五。贈中大夫。有文集十卷。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為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賢王繼先授棗州防禦使。陵草其制。

時論亦以此少之

盧知原字行之湖州德清人以父任知歙縣因近臣薦赴都堂審察累遷梓州路轉運副使時承平既久戎備皆弛知原招補兵籍築城亘二十餘里王黼當國費出無藝知原因疏言之黼怒罷去久之起提點京東刑獄改江西轉運副使過闕入奏徽宗勉之曰卿在蜀道功效甚休遂賜三品服先是綱運阻於重江吏卒並緣爲姦知原悉意經理故先諸道上京師進一官尋除直秘閣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升秘閣修撰提舉河北以言者劾褫職歸吏部高宗卽位

復龍圖閣知温州時葉濃陷建州揚勅陷處州知原繕甲兵增城浚隍聲勢隱然帝東幸知原錄海道轉粟及金繒十餘萬至台州召見稱獎擢右文殿修撰管內安撫使在郡四年民繪像祠之王師討范汝爲召爲添差兩浙轉運使罷提舉太平觀都督孟庾辟爲參謀改徽猷閣待制知臨安府諫官唐輝言知原爲政乖謬詔復爲都督府參謀官章再上遂以舊職奉祠紹興十一年十月卒弟法原

法原字立之自知雍立縣積官太府少卿賜同上舍出身使遼還遷司農卿賜三品服爲吏部尚書以官

秩次第履歷總爲一書功過殿最開卷瞭然吏不能欺坐王黼累罷爲顯謨閣待制紹興元年提舉臨安洞霄宮張浚承制起知夔州尋爲龍圖閣學士川陝等路宣撫處置副使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副使金人攻關輔叛將史斌陷興州諸郡多應者法原命諸將堅壁言戰者斬衆以爲怯未幾河東經制使王燮以乏食班師法原開關納之與燮同破斌復興州方巨盜充斥秦隴叛兵欲窺蜀法原極意拊循嚴爲備禦傳檄諸路人心稍安視山川險阻分地置將自洮岷至階成關師古主之屯通川文龍至威茂劉錡

上之屯巴西前後屢捷上所倚重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濟師不餽糧不銓錄立功將士帝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頗不直之憂遂卒于軍始法原爲川陝宣撫使上從容謂知原曰朕方以川陝付法原蓋兄弟皆以材見稱於世故並用之也

陳桷字季壬溫州平陽人以上舍貢辟雍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變生倉卒吏民奔潰闔城震駭

桶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桶奏帥臣自斃桶  
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朝廷以桶知  
變釋之叛兵既訓行廼道追殺首惡二十餘人一方  
以安建炎四年五月復除福建路提刑尋以疾乞祠  
主管江州太平觀紹興三年召為金部員外郎升郎  
中時言事者率手舉細務略大利害桶抗言今當專  
講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勤聖慮  
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下不能皆得人乞選  
監司重其權又其任除太常少卿又陳攻守二策在  
於得人心脩軍政五年除直龍圖閣知泉州明年改

兩浙西路提刑乞置郡縣三老以厚風俗凡宮室車  
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修靡之禁八年遷福建路  
轉運副使十年復召為太常少卿適編類徽宗御書  
成詔藏數文閣桶以為舊制自龍圖至徽猷皆設學  
士待制雜厭著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至徽猷在  
承議郎之上每閣相去稍遠議者疑其不倫直數文  
閣者綴徽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太卑欲參  
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必相遠庶幾名位有倫仰稱陛  
下嚴奉祖宗謨訓之意又言禘祭用太牢此祀典之  
常駐蹕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紹興六年

詔旨復用太宰十一年除權禮部侍郎賜三品服普  
安郡王出閣奉詔與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楠等議  
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閣  
禮例上之或以爲太重詔以不詳具典故專任已意  
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郎官  
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尋以楠提舉  
江州太平觀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  
襄漢兵火之餘民物凋瘵楠請於朝以今之戶數視  
承平時纔二十之一而賦須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  
金房兵叛楠遣將平之而後以閩漢水決溢漂蕩廬

舍躬率兵民捍築隄岸賴以無虞以疾乞祠除秘閣  
脩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二十四年改知廣州充  
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未至而卒年六十四楠寬洪  
醞籍以誠接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永嘉為  
寓里士之寅緣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楠以立螭之  
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權小宗  
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遽罷其節有足稱自號無柑  
居士有文集十六卷子汝楫汝賢汝諧孫峴以詞學擢  
第官中書舍人直學士院

李璆字西美汴人登政和進士第調陳州教授入為

國子博士出知房州時既權官茶復疆民輸舊額資  
無所出被擊者數百人璆至即日盡釋之宣和三年  
廷議將取燕璆聞之曰百辟卿士一倡共和國家安  
危其幾在是上疏切諫大略謂太祖以聖武得天下  
將士皆百戰之餘以是而取燕雲宜易為力然趙普  
輩無敢贊其決者蓋識天下大勢且重民命故也今  
承太平之業父老幸不識兵雖不得燕雲地何關於  
漢疏奏不省及燕既平責監英州清溪鎮明年赦還  
為郎尋試中書舍人建言元祐名臣子孫久被廢銅  
宜少寬之宦官譚稹出師河北以無功廢將復進用

璆不肯書行會山東盜起州縣不能制至河北無見  
糧軍士洶洶璆條奏十事忤大臣意罷紹興四年以  
集英殿脩撰知吉州江西兵革剽悍璆始視事有相  
挺為亂者亟捕誅首謀者撫循其餘大布恩信境內  
遂安累遷徽猷閣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成都舊  
城多毀璆至首命修築俄水大至民賴以安三江  
有堰可以下灌眉田百萬頃久廢弗修田萊以荒璆  
率都刺史合力修復竟受其利眉人感之繪像祠于  
堰所間遭歲饑民徙發倉振活無慮百萬家治蜀之  
政多可紀有清溪集二十卷

李朴字先之虔之興國人登紹聖元年進士第調臨江軍司法參軍移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獨器許之移虔州教授以嘗言隆祐太后不當廢處瑤華宮事有詔推鞠忌者欲擠之死使人危言動之朴泰然無懼色旋追官勒停會赦注汀州司戶徽宗即位翰林承旨范純禮自言待罪四十六日不聞王音謂朴曰某事豈便於國乎某事豈便於民乎朴曰承旨知而不言無父風也純禮泣下右司諫陳瓘薦朴有旨召對朴首言熙寧元豐以來政體屢變始出一二大臣所學不同後乃更執圓方互相排擊失今不治必至不

可勝救又言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已而惟王氏之聽敗壞心術莫大於此願詔勿以王氏為拘則英才輩出矣蔡京惡朴鯁直他執政三擬官皆持之不下復以為虔州教授又嗾言者論朴為元祐學術不當領師儒罷為肇慶府四會令有奸民言邑東地產金寶立額買撲破田疇發墟墓厚賂乃已朴至請罷之改承事郎知臨江軍清江縣廣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欽宗在東宮聞其名及即位除著作郎半歲凡五遷至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高宗即位除秘書監趣召未至而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子



孫二人朴自為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所厚道意許以禁後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中書侍郎馮熙載欲邂逅見朴朴笑曰不能見蔡京焉能邂逅馮熙載邪居官所至有聲在廣南止其帥孫奭以文具勤王不若發常賦助邊破漕使鄭良引直臘取安南之計以息邊患人稱其智朴嘗自誌其墓曰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其可已矣蓋叙其平生云有章貢集二十卷行于世

王庠字周彥榮州人累世同居號義門王氏祖伯琪以義聲著于鄉州有鹽井籍民煎輸多至破產唯有祿之家得免伯琪請於州均之官戶而仕者誣訴之賈恨以歿父夢易登皇祐第力成父志言於州縣不聽言於刺史言於三司三司以聞還籍沒者三百五十五家蠲歲額三十萬斤嘗攝興州改川茶運置茶鋪免役民歲課亦辦部刺史恨其議不出已以他事中之鑄三秩罷歸而卒母向氏欽聖憲肅后之姑也庠幼穎悟七歲能屬文儼如成人年十三居父喪哀憤深切謂弟序曰父以直道見擠母撫柩誓言期我兄弟成立贈復父官乃許歸葬相與勉之且制科先君之遺意也吾有志焉遂閉戶窮經史百家書傳注

之學尋師千里究其旨歸蚤歲上范純仁蘇轍張商英書皆持中立不倚之論呂陶蘇轍皆器重之嘗以經說寄蘇軾謂二帝三王之臣皆志於道惟其自得之難故守之至堅自孔孟作六經斯道有一定之論士之所養反不逮古乃知後世見六經之易忽之不行也軾復曰經說一篇誠哉是言元祐中呂陶以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薦之庠以宋邦傑學成未有薦者推使先就陶聞而益加敬未幾當紹聖諸臣用事遂罷制科庠嘆曰命也無愧先訓以之行已足矣崇寧壬午歲應能書為首選京師蝗庠上書論時政得

失謂中外雍蔽將生寇戎之患張舜民見之歎其危言下第徑歸奉親養志不應舉者八年大觀庚寅行舍法於天下州復以庠應詔庠曰昔以母年五十二求侍養不復願仕今母年六十乃奉詔豈本心乎時嚴元祐黨禁庠自陳蘇軾蘇轍范純仁為知己呂陶王吉嘗薦舉黃庭堅張舜民王鞏任伯雨為交游不可入舉求仕願屏居田里以弟序升朝贈父官始克葬葬而母卒終喪復舉八行事下太學大司成考定為天下第一詔旌其門朝廷知其不可屈賜號處士尋改潼川府教授賜出身及章服一日四命俱至竟

力辭不受雖處山林唱酬賦詠皆愛君憂國之言太后念其姑寡欲官庠以遜其弟姪及甥且以田均給庶兄及前母之姊庠卒孝宗謚曰賢節序宣和間以恩侍至徽猷閣直學士庠浮沉其間各建大第或者謂其晚節隱操少衰云

王衣字子裳濟南歷城人以門蔭仕中明法科歷深冀二州法曹掾入為大理評事升寺正林靈素得幸將毀釋氏以逞其私襄州僧杜德寶毀體然香有司觀望靈素意捕以聞衣閱之曰律自傷者杖而已靈素求內批坐以害風教竄流之停衣官尋予祠為陝

西都轉運司主管文字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通判襲慶府知濠州未行召為刑部員外郎建炎初為司勳郎中遷大理少卿三年韓世忠執苗傅劉正彥獻俘檻車幾百兩先付大理獄將盡尸諸市衣奏曰此曹在律當誅顧其中婦女有顧賢及鹵掠以從者高宗矍然曰卿言極是朕慮不及此也即詔自傅正彥妻子外皆釋之范瓊有罪下大理寺衣奉詔鞠之瓊不伏衣責以靖康圍城中逼遷上皇擅殺吳革迎立張邦昌事瓊稱死罪衣顧吏曰囚詞服矣遂賜死釋其親屬將佐四年升大理卿初帶御器械王球為

龍德宮都監盡盜本宮寶玉器玩事覺帝大怒欲誅  
之衣曰球固可殺然非其所隱匿則盡為敵有何從  
復歸國家乎乃寬之先是百司愆戾付寺劾之至三  
問取伏狀被劾者懼對莫敢辨衣奏曰伏與辨二事  
也若一切取伏是以威迫之不使自直非法意也乞  
三問未承者聽辨從之同詳定一司勅令刪雜犯死  
罪四十七條書成帝嘉其議法詳明紹興元年權刑  
部侍郎二年除集英殿脩撰奉祠既而趙令時應詔  
薦之復召為刑部侍郎為言者所格四年卒于家衣  
質直和易持法不阿議者賢之

論曰向子諲以相家之子克飭臣節陳規以文儒之  
臣有聲鎮守可謂拔于流俗者焉李陵言事不諱二  
盧兄弟並用以材見稱陳桷守禮知變李瑒為政有  
惠咸足紀焉李朴不諱權威王庠志高而晚節頗衰  
王本明恕而用刑不刻雖或器識不齊亦皆不曠其  
職也歟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六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宋史三百七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省丞相樞密院學士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等奉

勅修

衛膚敏

劉珏

胡舜陟

沈晦

劉一止

弟寧止

胡交修

綦崇禮

衛膚敏字商彥華亭人  
以生舍生登宣和元年進士  
第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  
尋改教授六年召對改  
宣教郎秘書省校書郎  
命假給事中賀金主生辰  
膚敏奏曰彼生辰後天寧節五日  
金人未聞入賀而反  
先之以失國體萬一金使不來  
為朝廷羞請至燕山

候之彼若不來則以幣置境上而已帝可其奏既至燕金賀使果不至遂置幣而返七年復假給事中以行及慶源府逢許亢宗還語金國事曰彼且大入其勢不可往膚敏至燕報愈急衆懼不敢進膚敏叱曰吾將君命以行其可止乎既至金國知其兵已舉殊不為屈及將還金人所答國書欲以押字代璽膚敏力爭曰押字豈所以交鄰國論難往復卒易以璽及受書欲令雙跪膚敏曰雙跪乃北朝禮安可令南朝人行之哉爭辨踰時卒單跪以受金人積不說中道羈留且半年至涿州新城與幹離不遇遣人約相見拒

之不可遂語之曰必欲相見其禮當如何曰有例膚敏笑曰例謂趨伏羅拜此禮焉可用北朝止一君耳皇子郎君雖貴人臣也一介之使雖賤亦人臣也兩國之臣相見而用君臣之禮是北朝一國有二君也金人氣折始曰唯所欲膚敏長揖而入既坐金人出誓書示之膚敏却不視曰遠使久不聞朝廷事此書真偽不可知因論用兵事又以語折之幾復爲所留靖康初始還進三官遷兵部員外郎會高麗遣使來賀命假太常少卿往接之朝論欲改稱宣問使膚敏曰國家厚遇高麗久矣今邊事方作不可遽削其禮

失遠人心願姑仍舊乃復稱接伴使既至明州會京師多難乃便宜稱詔厚賜使者遣還建炎元年復命自劾矯制之罪高宗加賞遷衛尉少卿建議兩河諸郡宜降蠟書許以世襲使各堅守陝西山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為清野計命大臣留守汴京車駕早幸江寧帝頗納之遷起居舍人言前日金人憑陵都邑失守朝臣欲存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屈節受辱以爲恥甚者爲敵人歛金帛索妃嬪無所不至求其能詐楚如紀信者無有也及金人僞立叛臣僭竊位號在廷之臣逃避不從及

約寇退歸位趙氏者不過一二人而已其他皆委質求榮不以爲愧甚者爲叛臣稱功德說符命主推戴之議草勸進之文無所不爲求其擊朱泚如段秀實者無有也今陛下踐祚之初苟無典刑何以立國凡前日屈節敵人委質僞命者宜差第其罪大則族次則誅又其次竄極下則斥之遠方終身不齒豈可猶畀祠祿使塵班列哉又言今二帝北遷寰宇痛心願陛下愈自貶損不怠報雪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斥聲樂以至歲時上壽春秋錫宴一切罷之雖饗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兩宮還闕然後復常庶幾精

誠昭格天地。感動人心。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言行在頗興土木之役。非所以示四方。乞罷築承慶院昇陽宮。又奏凡黜陟自中出者。皆由三省。乃得奉行。或戾祖宗成憲者。皆許執奏。時內侍李志道以赦恩復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都知。膚敏極論罷之。初。欽宗內侍昭慶軍承宣使容機圍城中。時乞致仕。高宗即位。命起之。膚敏言。自古帝王未有求闈寺於閑退。而用者。遂寢。后父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太后兄子孟忠厚顯謨閣直學士。膚敏言。非祖宗法。煥尋換武職。忠厚自若。俄遷膚敏中書舍人。膚敏懇奏曰。昔司馬

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光言。以臣爲是。則方平當罷。以臣爲非。則臣當貶。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諭。臣雖不肖。願附於司馬光。又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母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實非所謂賞。一舉而三失矣。帝命宰相諭膚敏曰。朝廷以次遷官。非因論事也。膚敏猶不拜。居家逾月。及忠厚改承宣使。詔后族勿除從官。膚敏始拜命。又言中書根本之地。舍人所掌。不特演綸而已。凡命令不合公議者。率封還之。會



膚敏知貢舉有進士何烈對省試策謬稱臣諫官李處遜乞正考官鹵莽之罪以集英殿脩撰提舉洞霄宮或謂膚敏在後省論事爲黃潛善汪伯彥所惡故因事斥之三年春召赴行在時帝次平江膚敏入見言及時事泣下帝亦泣曰卿今宜知無不言有請不以時對膚敏謝曰臣頃嘗三爲陛下言揚州非駐蹕之地乞早幸江寧今錢塘亦非帝王之都宜須事定亟還金陵因陳所以守長江之策帝善其言翌日再對歸得疾然猶力疾扈蹕至臨安俄除刑部侍郎未拜謁告歸華亭就醫許之遷禮部侍郎初膚敏久疾

卧舟中不能朝時苗劉之變帝未反正宰相朱勝非言於隆佑太后以膚敏稱疾坐觀成敗無人臣節及卒始明其非僞云年四十九特贈大中大夫子仲英仲傑仲循

劉珪字希范湖州長興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初游太學以書遺中書舍人鄒浩曰公始爲博士論取士之失免所居官在諫省斥宮掖之非遠遷嶺表豈逆計禍福邀後日報哉固欲蹈古人行也今庶政豈盡修明百官豈盡忠實從臣繼去豈盡非才言官屢逐豈盡有罪信任踰曩昔而拱默不言天下之士竊有

疑焉願有以慰塞羣望浩得書愧謝之宣和四年擢  
監察御史坐言事知舒州留爲尚書主客員外郎靖  
康初議皇帝朝謁上皇儀欲以家人禮見於內庭珪  
請皇帝設大小次俟上皇御坐宰臣導皇帝升自東  
階拜於殿上則有君之尊有父之敬又謂君於大臣  
或賜劔履上殿或許子孫扶掖皇帝朝謁宜令環衛  
士卒侍立於殿西宰執三衙侍從等官扶持於殿上  
如請帝坐即宰執等退立四隅遷太常少卿討論皇  
帝受冊寶故事珪言唐太宗明皇皆親受父命未嘗  
再行冊禮肅宗即位於靈武故明皇遣韋見素就冊

之宣政授傳國璽羣臣上尊號至德宗踵行之後世  
以爲非議遂寢除中書舍人陳十開端之戒曰陛下  
即位罷御筆止營繕登俊又詘虛誕戢內侍之權開  
言者之路命令既當未嘗數改任用既公率皆稱職  
賞必視功政必核實此天下所以指日而後太平也  
比者內降數出三省罕有可否此御筆之開端也教子  
弟既有其所又徹而新之長入祗候之班勢若可緩急  
而成之此營繕之開端也河陽付之庸才涇原委之  
貪吏此任用失當之開端也花石等濫賞既治復止  
馬忠統兵累行累召此命令數易之開端也三省密院

議論各有所見。啓擬各舉所知。持不同不比之說。恣同寅協恭之議。此大臣不和之開端也。內路之帥。擅作聖旨。指揮行郡之守。稱爲外任。監當此臣下誕謾之開端也。董局務者。廣辟官屬。侍帷幄者。分爭殿廡。此內侍恣橫之開端也。兩省繳奏多命。以次行下。或戒以不得再繳。臺諫言事失當。率責爲遠。小監當此言路壅塞之開端也。恤民之詔。累下未可行者。多是爲空文。無實德。此政事失信之開端也。隨龍第賞冠帶之工。亦推恩。金兵扣闕。禮房之吏亦進秩。此爵賞僭濫之開端也。是十者雖未若前日之甚。其端已見。

杜而止之。可以馴致治平。因而循之。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詹度都堂稟議。中書舍人安扶持不可改命。珏書行。珏言伐燕之役。度以書贊童貫大舉。去秋蔡靖屢以金人點集爲言。度獨謂不應有此。遂不設備。請竄度嶺表。詔予官祠。李綱以觀文殿學士知揚州。安扶又持不可。珏言韓琦好水之敗。韓絳西州之敗。皆不免黜責。綱勇於報國。銳於用兵。聽用不審。數有敗。衄宜降黜。以示懲戒。綱改官祠。吏部侍郎馮澥言。珏持兩端。爲綱游說。提舉亳州明道官。建炎元年復召爲中書舍人。至泗州。上書言金人尚有屯河北者。萬

一猖獗而南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西兵驍勇  
宜畱以爲衛西京舟船恐金人籍以爲用並令東下  
時李綱已議營南陽珏未知也旣至極言南陽兵弱  
財單乘輿無所取給乞駐蹕金陵以待敵汪伯彥黃  
潛善皆主幸東南帝遂如揚州潛善兄潛原除戶部  
尚書珏言兄弟不可同居一省帝遣張慤諭旨珏論  
如初詔潛厚提舉醴泉觀遷給事中論內降營繕二  
事曰陛下以前朝房院而建承慶院議者以爲營造  
寢廣以隆祐太后時有御筆議者以爲內降數出蓋  
除授不歸中書工役領之內侍此人言所以籍籍也

營繕悉歸有司中旨皆許執奏則衆論息矣孟忠厚  
除顯謨閣直學士邢煥徽猷閣待制珏封還言舊制  
外戚未有爲兩禁官者詔煥換武階帝曰忠厚乃隆  
祐太后族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珏持益堅忠厚尋  
亦換武階遷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言淮甸備敵兵食  
爲先今以降卒爲見兵以糴本爲見糧無一可恃維  
揚城池未修軍旅多闕卒有不虞何以待之已而金  
人果乘虛大入帝亟如安臨以珏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宣州俄復爲吏部侍郎以久雨詔求言珏疏論消  
天變收人心數事詞極激切并陳荆陝江淮守禦之

略願申詔大臣悉屏細務唯謀守禦自京及荆淮之郡置大帥屯勁兵命沿江之守各上措畫之方明斥堠設險阻節大府之出廣大農之入檢察戰艦而習之則守禦詳盡人心安天意回大業昌矣遷吏部尚書隆祐太后奉神主如江西詔珪爲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從行時詔元祐黨籍及上書廢錮人追復故官錄用子孫施行未盡者珪悉奏行之又言常安民張克公嘗論蔡京罪乞厚加恩至洪州疏言修治巡幸道路之役略曰陛下遭時艱難躬履儉約前冬幸淮甸供帳仍舊道路險狹未嘗介意今

聞衢信以來除治道路科率民丁急如星火廣市羊豕備造服用使農夫不得穫齊民不得休非陛下儉以避難之意也乞降詔悉罷金人攻吉州分兵追太后舟至太和縣衛兵皆潰珪奉太后退保處州監察御史張延壽論珪罪珪亦上書自劾踰嶺俟命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壽論不已責授祕書少監貶衡州紹興元年許自便明年以朝散大夫分司西京卒于梧州年五十五官其二子八年追復龍圖閣學士有吳興集二十卷集議五卷兩漢蒙求十卷

胡舜陔字汝明徽州績溪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歷

嘉靖丁巳年

夫史列傳卷之三十一

監生趙祖維刊

州縣官爲監察御史奏御史以言爲職故自唐至本朝皆論時事擊官邪與殿中侍御史同崇寧間大臣欲便已遂變祖宗成憲南臺御史始有不言事者多事之時以開言路爲急乞下本臺增入監察御史言事之文以復祖宗之制以內艱去服闋再爲監察御史奏河北金兵已遁備禦尤不可不講欽宗即位又言今結成邊患幾傾社稷自歸明官趙良嗣始請戮之以快天下遂誅良嗣又奏今邊境備禦之計兵可練粟可積獨將爲難得請詔內外之臣並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又奏上殿班先臺後諫祖宗法也今臺

臣在諫臣下乞今後臺諫同日上殿以臺諫雜壓爲先後遷侍御史奏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間日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官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又奏涪陵譙定受易於郭雍究極象數逆知人事洞曉諸葛亮八陣法宜厚禮招之高宗即位舜陟論宰相李綱之罪帝不聽言者論其管事僞廷除集英殿修撰知廬州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城治戰具人心始安冀州雲騎卒孫琪聚兵爲盜號一海蝦至廬舜陟乘城

拒守琪邀資糧舜陟不與衆請以粟遺之舜陟曰吾非有所愛顧賊心無厭與之則示弱彼無能為也乃時出兵擊其抄掠者琪宵遁舜陟伏兵邀擊得其輜重而歸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保舒州授子山縱剽舜陟遣介使招降之時丁進李勝合兵為盜斬壽間舜陟遣文舜破之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伺其半渡擊敗之又請以身守江北以護行宮帝壯其言擢徽猷閣待制充淮西制置使范瓊自壽春渡淮貽書責贍軍錢帛舜陟諭以逆順瓊乃去自軍興後淮西八郡群盜攻蹂無全城

舜陟守廬二年按堵如故以徽猷閣待制知建康府充沿江都制置使踰年改知臨安府復為徽猷閣待制充京畿數路宣撫使尋罷遷廬壽鎮撫使改淮西安撫使至廬州潰兵王全與其徒來降舜陟散財發粟流民漸歸改知靜江府詔措置市戰馬御史中丞常同奏舜陟兇暴傾險罷之後十八年復為廣西經略以知邕州俞僖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舜陟提舉太平觀先是舜陟與源有隙舜陟因討郴賊劾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說奏遣大理寺官袁柎燕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間其死爲之哭妻江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勘官不可不懲遂送柙仰之吏部

沈晦字元用錢塘人翰林學士沈遘孫宣和間進士廷對第一除校書郎遷著作佐郎金人攻汴京借給事中從肅王樞出質幹離不軍金人再攻也與之俱南京城陷邦昌僞立請金人攻馮澥等晦因得還真爲給事中高宗即位言者論晦雖使金艱苦而封駁

之職不可以賞勞除集英殿修撰知信州帝如揚州將召爲中書舍人侍御史張守論晦爲布衣時事帝頃在金營見其慷慨士人細行豈足爲終身累邪

召知明州移處州帝如會稽移守婺州賊成臯入定晦用教授孫邦策率民兵數百出城與戰大敗晦欲斬邦策已而釋之時浙東防遏使傅崧卿在城中單騎往說臯臯遂降進徽猷閣待制以言者論晦妄用便宜指揮行事降集英殿脩撰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復徽猷閣待制知宣州移知建康府甫踰月以御史常同論罷紹興四年起知鎮江府兩浙西路



安撫使過行在面對言藩帥之兵可用今沿江千餘里若令鎮江建康太平池鄂五郡各有兵一二萬以本郡財賦易官田給之敵至五郡以舟師守江步兵守隘彼難自度假使能渡五郡合擊敵雖善戰不能一日破諸城也若圍五郡則兵分勢弱或以偏師殺我大軍南侵則五郡尾而邀之敵安敢遠去此制稍定三年後移江北糧餉器械悉自隨又自乞分兵二千及召募敢戰士三千參用昭義步兵法期年後京口便成疆藩時方以韓世忠屯軍鎮江不果用劉麟入寇世忠拒于揚州晦乞促張俊兵為世忠援趙鼎

稱晦議論激昂帝曰晦誠可嘉然朕知其人言甚壯膽志頗怯更觀臨事能副所言與否然晦不為世忠所樂尋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為廣西經略兼知靜江府先是南州蠻酋莫公晟歸朝歲久用為本路鈴轄羈縻之後遁去旁結諸峒蠻歲出為邊患晦選者將羅統戍邊招誘諸酋喻以威信皆詣府請降晦犒遺之結誓而去自是公晟孤立不復犯邊晦在郡歲買馬三千匹繼者皆不能及進徽猷閣直學士召赴行在除知衢州改潭州提舉太平興國宮卒晦膽氣過人不能盡循法度貧時尤甚故累致人言然其當

官才具亦不可掩云

劉一止字行簡湖州歸安人七歲能屬文試太學有司欲舉八行一止曰行者士之常不就登進士第爲越州教授參知政事李邴薦爲詳定一司勅令所刪定官紹興初召試館職其略曰事不克濟者患在不爲不患其難聖人不畏多難以因難而圖事耳如其不爲俟天命自回人事自正敵國自屈盜賊自平有是哉高宗稱善且諭近臣以所言剴切知治道欲驟用執政不樂除祕書省校書郎考兩浙類試以科舉方變欲得通時務者同列皆患無其人一止出一卷

曰是直爲首啓號乃張九成也衆皆厭服遷監察御史上疏謂天下之治衆君子成之而不足一小人敗之而有餘君子雖衆道則孤小人雖寡勢則蔓不加察則小人伺隙而入以敗政矣又言陛下憫宿蠹未除頽綱未振民困財竭故置司講究然未聞有所施行得無有以疑似之說欺陛下曰如此將失人心夫所謂失人心者必刑政之苛賦役之多好惡之不公賞罰之不明若皆無是則所失者小人心耳何病焉時庶事草創有司以吏所省記爲法吏並緣爲奸一止曰法令具在吏猶得舞文矧一切聽其省記所

欲與則陳與例欲奪則陳奪例與奪其在牙頰患可  
勝言哉請以省記之文刊定頒行庶幾絕姦吏弄法  
受財之弊從之踰年而書成秦檜請置修政局一止  
言宣王內修政事修其外攘之政而已今之所修特  
簿書獄訟官吏遷降土木營建之務未見所當急也  
又謂人才進用太遽仕者或不由銓選朝士入而不  
出外官雖有異能不見召用非軍事而起復皆倖門  
不塞之故請選近臣曉財利者倣劉晏法瀕江置司  
以制國用鄉村置義倉以備水旱增重監司之選後  
多採用其言遷起居郎奏事帝迎語曰朕親擢也絲

六察遷二史祖宗時有幾一止謝先朝惟張澂李杲  
耳因極陳堂吏宦官之蠹執政植私黨無憂國心翌  
日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為部祠即知袁州改浙東  
路提點刑獄為祕書少監復除起居郎擢中書舍人  
兼侍講莫將賜出身除起居郎一止奏將以上書助  
和議驟自太府丞綴從班前此未有臣乃與將同命  
願併臣罷之不報遷給事中徐備遠者嘗事張邦昌  
為郎得知池州一止言備遠既仕偽廷今付以郡無  
以示天下孟忠厚乞試郡一止言后族業文如忠厚  
雖可為郡他日有援例者何以却之汪伯彥知宣州

入覲詔以元帥府舊人特依見任執政給奉一止言伯彥誤國之罪天下共知以郡守而例執政殆與異時非待制而視待制非兩府而視兩府者類矣帝皆為罷之於凡貴近之請雖小事亦論執不置御史中丞廖剛謂其僚曰臺當有言者皆為劉君先矣居瑣闥百餘日繳奏不已用事者始忌奏一止同周葵薦呂廣問迎合李光罷提舉江州太平觀進敷文閣待制御史中丞何若奏一止朋附光偃蹇慢上落職罷祠後八年請老復職致仕秦檜死召至國門以病不能拜力辭進直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三一止冲澹寡

欲嘗誨其子曰吾平生通塞聽於自然唯機械不立故方寸自有樂地博學無不通為文不事纖刻制議坦明有體書詔一日數十輒辦嘗言訓誥者賞善罰惡詞也豈過情溢美怒鄰罵坐之為哉其草顏魯公孫特命官制甚偉帝歎賞為手書之詩自成家呂本中陳與義讀之曰語不自人間來也有類葉五十卷子繼密從弟寧止

寧止字無虞登宣和進士甲科除大學錄校書郎建炎初為浙西安撫大使司參議改兩浙轉運判官苗傅劉正彥之變寧止自毗陵馳詣京口金陵見呂頤

浩劉光世勉以忠義退而具年須以佐勤王除左司  
郎官辭帝復位除右司郎官給事中梁揚祖為發運  
使寧止再疏論駁以添差江淮荆湖制置發運副使  
苞從隆祐太后幸江西尋為兩浙轉運副使錄勤王  
功直龍圖閣進秘閣修撰主管崇道觀提點江淮等  
路坑冶鑄錢知鎮江府兼沿江安撫進右文殿修撰  
寧止言京口控扼大江為浙西門戶請分常州江陰  
軍及崑山常熟二縣隸本司庶防秋時沿江號令歸  
一可以固守權戶部侍郎總領三宣撫司錢糧張浚  
督諸軍以為行府屬除吏部侍郎進徽猷閣直學  
士知秀州升顯謨閣提舉太平觀卒寧止有文名  
慨喜論事當艱難時上疏言闕失指切隱微多人所  
難言乞禁王安石日錄復賢良方正科用司馬光十  
科薦士法倣唐制宰執論事以諫官倚立皆其願願  
者勤王之舉呂頤浩紀其有輸忠贊謀之勞寧止與  
一止岑皆群從昆弟帝嘗稱寧止忠一止清岑敏云  
有教忠堂類稿十卷

胡文脩字已楫常州晉陵人登崇寧二年進士第授  
泰州推官試詞學兼茂科給事中翟汝文同知貢舉  
得其文曰非吾所能及也置之首選除編類國朝會

要所檢閱文字政和六年遷太常博士都官郎徙祠  
部遷左司官拜起居舍人起居郎昭慈太后垂簾聽  
政除右文殿修撰知湖州建炎初以中書舍人召辭  
不致改徽猷閣待制提舉杭州洞霄宮三年復以舍  
人召詔守臣津發尋進給事中直學士院兼侍講入  
對首論天下大勢曰淮南當吾膺將士遇敵先奔無  
藩籬之衛湖廣帶吾為群盜乘間竊發有腹心之憂  
江浙肇吾基根本久未立秦蜀張吾援指臂不相救  
宜詔二三大臣修政事選將帥蒐補卒乘以張國勢  
撫綏疲瘵以固國本帝又出手詔訪以弭盜保民豐

財裕國彊兵禦戎之要交脩疏言昔人謂甌有麥飯  
床有故絮雖儀秦說之不能使為盜惟其凍餓無聊  
日與死迫然後忍以其身棄之於盜賊陛下下寬大  
之詔開其自新之路禁苛慝之暴豐其衣食之源則  
悔悟者更相告語歡呼而歸其不變者黨與攜落亦  
為吏士所係獲而盜可弭盜弭則可以保民矣沃野  
千里殘為盜區皆吾杭稻之地操弓矢帶刀劍椎牛  
發家白晝為盜皆吾南畝之民陛下撫而納之反其  
田里無急征暴斂啓其不肖之心耕桑以時各安其  
業穀帛不可勝用而財可豐財豐則可以裕國矣曰

又理為  
詞章  
賦

昔翟興連西路董平據南楚什伍其人爲農爲兵不數年積粟充牣雄視一方盜賊猶能爾況以中興二百郡地欲彊兵以禦寇不能爲翟興輩之所爲乎世以爲名言李成盜江淮廷議欲親征交修謂羣盜猖狂天子自將勝之則不武不勝則貽天下笑此將帥之責何足以辱王師議遂格盜尋遁周祀守常州坐殘虐免會大旱帝問交修致旱之由對以殆祀佚罰之故乃以祀屬吏祀疑爲交脩所譖上書告其罪遣大理寺丞胡蒙詣常按驗交脩無所絀然羣從多抵罪尋以微猷閣待制提舉太平觀六年召爲給事中

刑部侍郎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久之遷刑部尚書汀州寧化縣論大辟十人獄已上知州事鄭強驗問無一人當死交脩乞治縣令冒賞殺無辜罪江東留獄追逮者尚六百人交脩言若待六百人俱至則瘦死者衆矣請以罪狀明白者論如律疑則從輕詔皆如其言朝論欲以四川交子行之諸路交脩力陳其害謂崇寧大錢覆轍可鑒當時大臣建議人皆附和未幾錢分兩等市有二價姦民盜鑄死徒相屬以今交子校之大錢無銅炭之費無鼓鑄之勞一夫挾紙日作十數萬真贗莫辨售之不疑一觸憲網破家

壞產以賞告捕禍及無辜歲月之後公私之錢盡歸藏鏹之家商賈不行市井蕭條比及悔悟恐無及矣時議大舉交修曰今妄言無行之徒爲迎合可喜之論吾無以考驗其實遽信之以舉事豈不誤國哉帝覽之矍然翌日出其奏示大臣曰交脩真一士之諤諤也蜀帥席益旣去帝問交脩孰可守蜀者對以臣從子世將可用遂以世將爲樞密直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世將在蜀五年號爲名帥自重兵聚關外以守蜀餉道險遠漕舟自嘉陵江而上春夏漲而多覆秋冬涸而多膠紹興初宣撫副使吳玠始行陸運調

成都潼州利州三路夫十萬縣官部送徼賞爭先十斃三四至是交脩自養兵所以保蜀也民不堪命則腹心先潰何以保蜀臣愚欲三月以後九月以前第存守關正兵餘悉就糧他州如此則守關者水運可給分戍者陸運可免帝命學士院述交修意詔玠行之議徽宗配享功臣交修奏韓忠彥建中靖國初爲相賢譽翕然時號小元祐後之人大允服八年夏以親老除寶文閣學士知信州入辭上欲留侍經筵力言母老願奉祠里中以便養帝曰卿去行復召矣改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九年六月召還除兵部尚書



翰林學士無侍講時河南新復交備奏京西陝右取  
士之法乞如祖宗時設諸科之目以待西北之士別  
為號於南宮以收五路之才詔令禮部討論逾年復  
請補外除端明殿學士知合州却私請免上供以萬  
計領州數月卒交修簡重寡口進止有度為文不事  
琢雕坦然明白在詞苑號為稱職自其從祖宿從父  
宗俞室交修世將皆在禁林中興以後學士三人者  
自交修始交修衰次為書號曰世絲綸集以後一  
之遇至於事繼母以孝聞撫二弟極其友愛遇恩以  
次補官若交修者其文行之善副者歟

綦崇禮字叔厚高密人後徙維之北海祖及父皆中  
明經進士科崇禮幼穎邁十歲能作邑人墓銘父見大  
驚曰吾家積善之報其在茲乎初入太學諸生溺於  
王氏新說少能詞藝者徽宗幸太學崇禮出二表祭  
酒與同列大稱其工登重和元年上舍第調淄縣主  
簿為太學正遷博士改宣教郎秘書省正字除工部  
員外郎尋為起居郎攝給事中召試政事堂為制誥  
三篇不淹晷而就辭翰奇偉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  
進用之速近世所未有高宗猶以為得之晚車駕如  
平江有旨鄒浩追復龍圖閣待制崇禮當行詞推帝

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已死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除試尚書吏部侍郎時從官惟崇禮與汪藻尋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知漳州其俗悍強號難治屬有巨寇起建州聲撼鄰境人心動搖崇禮牧民禦衆一如常日訖盜息環城內外按堵如故徙知明州召爲吏部侍郎兼權直學士院時有詔侍從官日輪一員具前代及本朝事關治體者一二事進入崇禮言祖宗以來選

用儒臣以奉講讀若令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旣非舊典且令越職望令講讀官三五日一進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又言駐蹕臨安以浙西爲根本宜固江淮之守然後可以圖興復蜀在萬里外當召用其士夫慰安遠人之心時兵革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崇禮再執銓法熟於典故討論沿革援據該審更不得容其私後有詔重刊七司條勅崇禮所建明悉書爲令移兵部侍郎仍進直學士院御筆處分召至都堂令條具進討固守利害崇禮奏諜傳金人併兵趣川陝蓋以向來江左用兵非敵之便故二三歲來悉

力窺蜀其意以謂蜀若不守江浙自搖故必圖之非特報前日吳玠一敗而已今日利害在蜀兵之勝負又奏君之有臣所以濟治臣効實用則君享其功臣竊虛名則君受其弊實用之利在國虛名之美在身忠於國者不計一己之毀譽惟天下之治亂是憂潔其身者不顧天下之治亂惟一己之毀譽是恤然効力於國其實甚難世未必貴竊名於己其爲則易且以得譽二者有關於風俗甚大是不可不察也九月御筆除翰林學士自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揚惟忠邢煥以節度使致仕告由舍人院出崇禮言

祖宗時凡節鉞臣僚得謝不以文武並納節鉞除一官致仕熙寧間富弼以元勳始令特帶節鉞致仕其後繼者曾公亮文彥博他人豈可援以爲例詔自今如祖宗故典進兼侍讀兼史館修撰時有旨重修神宗哲宗正史兵火之後典籍散亡崇禮奏神宗實錄墨本元祐所修已成書朱本出蔡卞手多所附會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錄崇寧間蔡京提舉編脩增飾語言變亂是非難以便據舊錄修定欲乞訪求故臣之家文獻事迹參照又奏知湖州汪藻編類元符庚辰至建炎己酉三十年事迹乞下藻以已

成文字赴本所並從之先是藻奉詔訪求其備未及  
修纂崇禮取而專之嘗進唐太宗錄刺史姓名於屏  
風故事曰連千里之封得一良守則千里之民安環  
百里之境得一良令則百里之民說牧民之吏咸得  
其良則治功成矣苟能效當時之事以守令姓名詳  
列于屏簡在帝心則人知盡心職業再入翰林凡五  
年所撰詔命數百篇文簡意明不私美不寄怨深得  
代言之體以寶文閣直學士知紹興府劉豫導金人  
入侵楊楚震擾高宗躬御戎衣次吳會崇禮以近臣  
承寧方面謂浙東一道爲行都肘腋之地備禦不可

不謹密疏於朝得便宜從事於是繕城郭厲甲兵輸  
錢帛以犒王師簡舟艦以扼海道疚心夙夜殆廢食  
寢及春帝還七州晏然不知羽檄之遽期年上印綬  
退居台州卒年六十贈左朝議大夫崇禮妙齡秀發  
聰敏絕人不爲崖岸斬絕之行廉儉芬欲獨覃心辭  
章洞曉音律酒酣氣振長歌慷慨議而風生亦一時  
之英也中年頓剝場屋晚方登第以祿主簿驟升華  
要極潤色論思之選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罷政  
崇禮草詞顯著其惡無所隱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  
下台州就崇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脩怨

會崇禮已沒故身後所得恩澤其家畏不敢陳士大夫亦無敢為其任保樓鑰嘗敘其文以為氣格渾然天成一旦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然知上意所在云

論曰建炎紹興之際網羅俊彥布于庶職如衛膚敏以下七人者其論議時政指陳闕失雖或好惡多不同亦皆一時之表表者矧一止寧止兄弟之忠清交脩崇禮之詞翰又有助於治化者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七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八

宋史三百七十九

開禧言上程國錄軍國事節書丞相韓侂胄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穆

章誼

韓肖胄

陳公輔

張燾

胡松年

曹勛

李樞

韓公裔

章誼字宜叟建浦城人登崇寧四年進士弟補懷

州司法參軍歷漳台二州教授杭州通判建炎初陳

通寇錢塘城閉部使者檄誼聚杭州七縣弓兵以張

聲勢會王淵討賊誼隨淵得入城賊平旋加撫定人

皆德之帝幸臨安苗劉為變帝御樓宰臣百執事咸

在人心恟恟帝問羣臣曰今日之事何如浙西安撫  
司主管機宜文字時希孟報曰乞問三軍誼越班斥  
之曰問三軍何義若將鼓亂邪孟曰臣立屏息帝嘉  
之事定竄希孟吉陽軍誼遷二秩擢倉部員外郎奉  
使二浙貿易祠牒以濟軍用以稽遲罷未幾召爲駕  
部員外郎遷殿中侍御史張浚宣府陝西誼奏自趙  
哲退敗事任已重處斷太專當除副貳使之自助何  
桌贈官誼論其折衝無謀守禦無策乃中國招禍之  
首乞寢免邵青自太平乘舟抵平江所至劫掠誼請  
置水軍於駐蹕之地且言古舟師有三等大爲陣脚

次爲戰船小爲傳令皆可爲戰守之備詔淮南三宣  
撫措置誼又獻戰守四策謂金人累歲南侵我亦累  
歲奔走蓋謀國之臣誤陛下也比者駐蹕揚州有兵  
數十萬可以一戰斥候不明金人奄至踰江而東此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過也前年移蹕建康兵練將勇  
據長江之險可守矣舟師不設二相異意金人未至  
遵海而南此宰相呂頤浩過也不知今年守戰之策  
安所從出執政大臣誰爲陛下任此事者臣愚謂有  
江海必資舟楫戰守之具有險阻必資郡縣守之  
力有兵將必駕馭撫循不可爲將帥自衛之資有糧

賦必漕運轉輸不可爲盜賊侵據之用四者各付能  
臣分路以辦重賞嚴罰誰敢不用命哉詔問保民弭  
盜遏寇生財之策誼對曰去姦貪殘虐之吏則民可  
保用循良廉平之吏則盜可弭敵寇未遏以未得折  
衝禦侮之臣財賦未裕以未得掌財心計之臣凡此  
四者任人不任法則政治可得而治矣詔集議明堂  
配享胡直儒等請合祭天地而以太祖太宗配誼言  
稽之經旨則未合參之典故則未盡施之事帝則未  
爲簡嚴今國家旣以太祖配天於郊比周之后稷則  
太祖宜配帝於明堂以比周之文王仁宗皇祐二年

始行明堂合祭天地並配祖宗乃一時變禮至嘉祐  
七年再行宗祀已悟皇祐之非乃罷配享仍徹地示  
之位故有去並侑頌文之詔如嘉祐之詔則太祖地  
示已不與祭元豐正祀典之詔則悉罷群祀臣等謂  
將來明堂大饗宜專祀昊天上帝而以太宗配後不  
果行紹興二年除大理卿宰相奏知平江府帝曰誼  
儒者賴其奏讞平恕使民不寃勿令補外尋除權吏  
部侍郎乞詔有司編類四選通知之條與一司專用  
之法兼以前後續降旨揮自成一書如此則監曹有  
可守之法吏無舞文之弊書成而吏銓有所執守

矣改刑部侍郎兼詳定一司敕令誼奏比條紹興敕  
令格式其忠厚之意則本於祖宗其細條之舉則仍  
於舊貫今在有司為日既久州縣推行漸見抵牾欲  
承疑遵用則衆聽惑而不孚欲因事申明則法屢變  
而難守乞詔監司郡守與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  
各據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審訂刪去者  
為定法遷徽猷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誼奏漢有南  
北兩屯唐有南北兩衛者天子自將之兵祖宗所置  
殿班親軍處禁明之內皆極天下之選今日神武兵  
卒於五軍多逃亡之餘市井之人殿班親軍倚以待

衛者何日無千百頭陛下酌漢唐南北禁衛之意修本  
朝遴選班直之法選五軍及諸州各為一衛合取萬  
人分為兩衛則禁衛增嚴王室大競矣四年金遣李  
永壽王翊來求還劉豫之俘及西北人在東南者又  
欲畫江以益劉豫時議難之欲遣大臣為報使參政  
席益以母老辭薦誼為代加誼龍圖閣學士充軍前  
奉表通問使給事中孫近副之誼至雲中與粘罕兀  
室論事不少屈金人諭亟還誼曰萬里銜命兼迎兩  
宮必俟得請金人乃令蕭慶授書併以風聞事責誼  
誼詰其所自金人以實告乃還至南京劉豫留之以



計得歸帝嘉勞之擢刑部尚書是冬帝親征王師大捷於淮陰誼扈從還臨安遷戶部尚書誼言祖宗設官理財內則戶部外則諸路轉運使副東南委輸最盛則又置發運以督諸路供輸之入皆有移用補助之法戶部仰以不乏者也今川廣荆湖土貢歲輸不入王府者累年矣皆發運使失職之罪也頃因定都汴京故發運使置司真泗今駐吳會則發運當在荆湖南北之間飽討論發運置司之地選能臣以充其作又言戶部左右曹之設諸路則運司左曹之屬也提舉則右曹之屬也若復發運司於諸路各置轉運

使副二員以一員檢察常平以應右曹之選則戶部財用無陷失矣五年以疾請郡除龍圖閣學士知溫州適歲大旱米斗千錢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輟湊其價自平部使者以狀聞詔遷官一等六年移守平江時將臨幸供億繁夥誼處之皆當於理召對賜帶笏帝曰此不足以償鄉之勞其勿謝明年移踣建康復為部尚書誼奏營田之策謂京西湖北淮南東西失業者最多朝廷必欲家給牛種人給錢糧以勸耕則財力不足今三大將各屯一路如各捐數縣地均給將士收其餘以省轉輸非小補

也七年帝還臨安以誼為端明殿學士江南東路安撫大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未幾提舉亳州明道宮代還八年卒年六十一謚忠恪誼寬厚長者故事臺官言事非挾怨以快已私即用仇家言為人報復誼獨存大體士論歸之立朝論事奏疏無慮數十百篇皆經國濟時之策初席益薦誼使金帝曰誼亦毋老朕當自諭之誼聞命略無難色戒其家人勿使毋知將行告毋曰是行不數月即歸大似往年太學謁告時爾及還毋竟不知其使金也誼卒毋年九十二子八人駟駒駟驪駟駘駟駟

韓肖胄字似夫相州安陽人曾祖琦祖忠彥再世為相父治肖胄以蔭補承務郎歷開封府司錄與府尹同對殿中徽宗問其家世賜同上舍出身除衛尉少卿賜三品服尋假給事中充賀遼國生辰使既還時治守相州請祠肖胄因乞補外侍疾詔除直秘閣知相州代其父任陛辭帝曰先帝詔韓氏世官于相卿父子相代榮事也在相四年王師傳燕肖胄策幽薊且有變宜陰為守備已而金騎入境野無所掠而去建炎二年知江州入為祠部郎遷左司嘗言中原未復所恃長江之險淮南實為屏蔽沃野千里近多荒

廢若廣脩農事則轉餉可省兵食可足自是置局建  
康行屯田於江淮又應詔陳五事曰遠斥堠戢戍兵  
防海道援中原脩軍政擢工部侍郎時川陝馬網路  
通塞不常肖胄請於廣西邕州置司互市諸蕃馬詔  
行之時召侍從問戰守計肖胄條奏千餘言帝稱其  
所對事理簡當吏部尚書席益歎曰援古證今切於  
時用非世官不能也紹興二年詔百官各言省費裕  
國強兵息民之策肖胄言天下財賦窳名舊悉隸三  
司今戶部惟有上供之目而已問諸路窳名於戶部  
戶部不能悉問諸州窳名於漕司漕司不能悉失一

窳名則此項遂亡願詔諸路漕司括州縣出納可罷  
罷之可併併之立爲定籍漕司總諸州戶部總諸路  
則無失陷矣經費之大莫過養兵今人亡而冒請者  
衆願立諸軍覆實之法重將帥冒請之罪則兵數得  
實餉給不虛省費裕國此其大者生民常賦之外迫  
以軍期吏緣爲姦斂取百端復爲寇所迫逐田桑失  
時寇去復業未及息肩催科之吏已呼其門矣願詔  
郡邑招集流散官貸之種俟及三年始責其賦置籍  
書之以課殿最強兵息民此其先者時多所采納又  
請復天地日月星辰社稷之祀於是下有司定一歲

祭禮遷吏部侍郎時條例散失吏因爲姦肖胄立重賞俾各省記編爲條目以次行之舞文之弊始革陣亡補官得占射差遣而在部常調人守待不能注授且有短使重難肖胄請陣亡惟許本家用恩例異姓候經任收使遂無不均且嚴六郡出入之禁而請託不行三年拜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充通問使以胡松年副之肖胄慨然受命時金酋粘罕專執政方恃兵強持和戰離合之策行人皆危之肖胄入奏曰大臣各循已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乃權時之宜他日國家安疆軍聲大振誓當雪此讎耻今臣

等行或半年不返命必復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將行毋文語之曰汝家世受國恩當受命即行勿以我老爲念帝稱爲賢母封榮國夫人肖胄至金國金人知其家世甚重之往返纔半年自帝即位使者凡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始遣人借來肖胄先北使人對與朱勝非議不合力求去以舊職知温州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五年詔問前宰執戰守方略肖胄言女真等軍皆畏服西兵勁銳喜戰今三帥所統多西人吳玠繼有捷奏軍聲益振敵意必搖攻戰之利臣固知之自荆襄至江淮綿亘數千里

不若擇文武臣僚按行計度求險阻之地屯兵積糧則形勢相接今淮東西雖命宣撫使然將屯置司乃在江上所遣偏裨分守不過資以輕兵勢孤力弱難以責其固志當移二將於江北使藩籬可固又言諸大將之兵自主庭戶更相讐疾若欲並遣進攻宜先命總帥分以精銳自成一軍號令既一則諸將疇敢不聽命畿甸山東關河之民怨金人入骨當以安集流亡招懷歸附為先今淮南江東西荒田至多若招境上之人授田給糧捐其賦租必將接跡而至又奏江之南岸曠土甚多沿江大將各分地而屯軍士舊

為農者十之五六擇其非甚精銳者使之力耕農隙則試所習之技藝秋成則均以所種之禾麥或募江北流徙及江南無業願遷之人分給之躬為營屯止則固守出則攻討起知常州召赴行在提舉萬壽觀尋除僉書樞密院事和議已定復命肖胄為報謝使接伴者逆於境謂當稱謝恩使肖胄論難三四反遂語塞既至金遣人就館議事肖胄隨問隨答眾皆聳聽其還給輶車及頓遞宴設自肖胄始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尋奉祠與其弟膺胄寓居于越幾十年事母以孝聞弟不至不食所得恩澤皆先給宗族卒

年六十七謚元穆琦守相作畫錦堂治作榮歸堂肖  
胃又作榮事堂三世守鄉郡人以爲榮

陳公輔字國佐台州臨海人政和三年上舍及第調  
平江府教授朱勔方嬖倖當官者奴事之公輔絕不  
與交勔有兄喪諸生欲往弔公輔不予告勔不悅諷  
權要移公輔越州累遷權應天府少尹除秘書郎靖  
康初二府多宜和舊人公輔言蔡京王黼用事二十  
餘年臺諫皆緣以進唐重師驥爲太宰李邦彥引用  
謝克家之覲爲纂脩蔡攸引用及邦彥作相又附麗  
以進此四人者處臺諫之任臣知其決不能言宰相

孫

大臣之過願擇人臣中朴茂純直能安貧守節不附  
權倖慷慨論事者列之臺諫則所任得人禮義廉耻  
稍稍振起敵國聞之豈不畏服哉時吳敏李綱不協  
公輔去下初臨萬機正賴其同心合謀而二臣不  
和已去亦願諭以聖訓俾務一心以安國家徽宗  
渡江七人情疑懼公輔力陳父子之義宜遣大臣  
迎奉欽宗嘉之擢爲右司諫孟夏享景靈宮遂幸陽  
德佑神觀公輔諫不當如平時事宴游論蔡京父子  
懷奸誤國終未行遣今朝廷公卿百執事半出其門  
必有庇之者詔謫京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又奏朱勛罪惡都城之民皆謂已族滅其家乞勿許其子姓隨上皇入京時有指公輔爲李綱之黨鼓唱士庶服闕者公輔自列因辭位後陳三事其一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必敗事其二言余應求不當以言遠譎其三言方復祖宗法度馮澥不宜更論熙寧元豐之政語觸時宰遂與應求程瑀李光俱得罪斥監合州稅高宗卽位召還除尚書左司員外郎明年始達惟揚初李綱得政公輔自外除郎未至而綱罷改南劍州尋予宮觀紹興六年召爲吏部員外郎疏言今日之禍實由公卿大夫無

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死義豈非王安石學術壞之邪議者尚謂安石政事雖不善學術尚可取臣謂安石學術之不善尤甚於政事政事害人才學術害人心三經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爲聖君賢相忠臣義士之龜鑑安石使學者不讀史漢王莽之篡楊雄不能死又仕之更爲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曰雄之仕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五季之亂馮道事四姓八君安石

乃曰道在五代時最善避難以存身使公卿大夫皆  
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復授左司諫言中  
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喜其深  
得諫臣體賜三品服令尚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公輔感帝知遇益罄忠鯁言正心在務學治國在用  
人朝廷之禍在朋黨仍乞增輪對官令審計官告糧  
料權貨監倉及茶場等官有已見許面對時有詔將  
駢建康公輔上疏陳攻守之策且乞選大臣鎮淮  
西增兵將守要害使西連鄂岳東接楚泗皆有掎角  
之形徽宗計至公輔請宮中行三年之喪視朝服淡

黃羣臣未可純吉服明堂未當以徽宗配宜罷臨軒  
策士又乞權罷講筵事不行遷尚書禮部侍郎會趙  
鼎言進退人才乃其職分疏稍侵公輔因力請祠除  
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尋知處州升徽猷閣  
待制乃提舉太平觀卒年六十六贈太中大夫有文  
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行於世公輔論事剴切疾惡  
如讎惟不右程頤之學士論惜之

張翥字柔直福州人舉進士爲小官不與世詭隨時  
蔡京當國求善訓子弟者翥適到部京族子應之以  
翥薦翥再三辭不獲遂卽館京亦未暇與之接翥嚴



毅聳拔意度疑然異於他師諸生已不能堪忽謂之曰汝曹曾學走乎諸生駭而問曰嘗聞先生教令讀書徐行未聞教以走也鬻曰天下被而翁破壞至此旦夕賊來先至而家汝曹惟有善走庶可逃死爾諸子太驚亟以所聞告京曰先生心恙京矍然曰此非汝所知也即見鬻深語鬻慷慨言曰宗廟社稷危在旦夕京歛容問計鬻曰宜亟引耆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道上心羅天下忠義之士分布內外為第一義爾京因扣其所知遂以楊時薦於是名時鬻後守南劍州遷福建路轉運判官未行會范汝為陷建州遣

葉徹擁衆寇南劍時統制官任士安駐軍城西不肯力戰鬻獨率州兵與之戰分為數隊令城中殺羊牛豕作肉串仍多具飯將戰則食第一隊人既飽遣之入陣便食第二隊人度所遣兵力將困即遣第三隊人往代第四至五六隊亦如之更迭交戰士卒飽而力不乏徹中流矢死衆敗走鬻知士安懼無功即函徹首與之州兵皆憤鬻曰賊必再至非與大軍合力不能破也士安得之大喜遂馳報諸司謂已斬徹未幾徹二子果引衆聲言復父讎縞素攻於是士安與州兵夾攻大敗之城賴以全再知處州嘗欲造大舟

嘉靖丁巳年

宋史列傳卷之百三十一

監生趙祖官川

幕僚不能計其直覺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  
倍算之又有欲築紹興園神廟垣召匠計之云費八  
萬緡覺教之自築一丈長約算之可直二萬即以二  
萬與匠者董役內官無所得乃奏紹興空乏難濟太  
后遂自出錢費三十二萬緡以直龍圖閣知處州蕩  
平餘寇進秘閣脩撰卒後廟食邵武

胡松年字茂老海州懷仁人幼孤貧母粥機織資給  
使學讀書過目不忘尤邃於易政和二年上舍釋褐  
補濰州教授八年賜對便殿徽宗備其狀貌改校書  
郎兼資善堂贊讀為殿試參詳官以沈晦第一徽宗

太悅曰朕久聞晦名今乃得之遷中書舍人時方有  
事燕雲松年累章謂邊釁一開有不勝言者咈時相  
意提舉太平觀建炎間密奏中原利害召赴行在出  
知平江府未入境貪吏解印歛跡以興利除害十七  
事揭于都市百姓便之加徽猷閣待制奏防江利害  
一曰立國無藩籬之固二曰遣將無首尾之援三曰  
不攻敵技之所短召為中書舍人言武昌九江建昌  
京口吳江錢塘明越宜各屯水戰士三千以為備唐  
恪追復觀文殿學士松年繳奏曰靖康之禍何桌輕  
脫寡謀宜為罪首去年秦檜還朝力稱其抗義守正

遂被褒贈已大拂士論今恪于琢自陳其父不獲伸  
迎請二帝之謀飲藥而死此事凜然追踪古人宜詔  
有司詳考實狀庶不爲虛美以示激勸除給事中會  
選將帥松年奏富貴者易爲善貧賤者難爲功在上  
之人識擢何如爾願陛下親出勞軍卽行伍蒐簡之  
必有可爲時用者又奏恢復中原必自山東始山東  
歸附必自登萊密始不特三郡民俗忠義且有通泰  
飛艘往來之便除兼侍講王倫使金還言金人欲再  
遣重臣來計議以松年試工部尚書爲韓肖胄副充  
大金奉表通問使時使命久不通人皆疑懼松年毅

然而往至汴京劉豫令以臣禮見肖胄未答松年曰  
聖主萬壽豫曰聖意何在松年曰王上之意必復故  
疆而後已使還拜吏部尚書岳飛收復襄漢令松年  
籌度守禦事松年奏乞飛班師徐窺劉豫意向若豫  
置不問其情叵測當飭將士謹疆場可也又條戰艦  
四利一曰張朝廷深入之軍勢二曰固山東欲歸之  
民心三曰震疊強敵使不敢窺江浙四曰牽制劉豫  
不暇營襄漢除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首奏八  
事立規摹以定中興之基振紀綱以尊朝廷之勢馭  
將帥使知畏懼士卒使知勸收予奪之柄察毀譽之

言無以小疵棄人才無以虛文廢實効又薦張敵萬  
向在淮南誘敵深入步騎四集悉陷於淖無得解者  
金人至今膽落乞令統率軍馬別爲任使庶幾外闔  
漸多名將不獨仗倚三四人而已謀報劉豫於登萊  
海密具舟楫淮陽順昌積芻粟欲憑籍金人侵我邊  
鄙議者謂韓劉岳各當一面可保無虞松年奏三人  
聲勢初不相屬緩急必不相救況海道濶遠蘇秀明  
趙最爲要衝乞選精兵萬人命一大臣往駐建康親  
督世忠光世守采石馬家渡以張兩軍之勢仍以兵  
五千屯明州平江控禦江海或無人可遣臣願疾馳

以赴其急詔遣松年往江上與諸將會議進討因覘  
賊情帝決意親征遂次平江命松年權參知政事專  
治戰艦張浚專治軍器松年曰議論既定力行乃有  
效若今日行明日止徒紛紛無益俄以疾提舉洞霄  
宮卜居陽羨雖居閒不忘朝廷事屢言和糴科歛防  
秋利害帝皆嘉納十六年病革呼其子曰大化推移  
有所不免乃就枕鼻息如雷有頃卒人謂不死也年  
六十松年平生不喜蓄財每除官例賜金帛以軍興  
費廣一無所陳請或勸其白于朝曰弗請則已白之  
是沽名也喜賓客奉入不足以供費或請節用為子

孫計松年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况俸廩主上所以  
養老臣也自持囊至執政所舉自代皆一時聞人所  
薦一以至公權勢莫能奪方秦檜秉政天下識與不  
識率以疑忌置之死地故士大夫無不曲意阿附為  
自安計松年獨鄙之至死不通一書世以此高之  
曹勛字公顯陽翟人父組宣和中以閣門宣贊舍人  
為睿思殿應制以占對開敏得幸勛用恩補承信郎  
特命赴進士廷試賜甲科為武吏如故靖康初為閣  
門宣贊舍人勾當龍德宮除武義大夫從徽宗北遷  
過河十餘日謂勛曰不知中原之民推戴康王否

日出御衣書領中曰。可便即真來抹父母。并持帝賢  
妃邢夫人信。命勛間行詣王。又諭勛見康王。第言有  
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藝祖有誓  
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勛自燕  
山遁歸。建炎元年七月至南京。以御衣所書。進入高  
宗。泣以示輔臣。勛建議募死士航海入金國。東京奉  
徽宗由海道歸。執政難之。出勛于外。凡九年不得遷  
秩。紹興五年除江西兵馬副都監。勛以遠次為請。改  
浙東。言者論其不閑武藝。專事請求。竟奪新命。十一  
年元木遣使議和。授勛成州團練使。副劉光遠報之。

及淮遇兀朮遣還言當遣尊官右職持節而來蓋欲  
亟和也勛還遷忠州防禦使金使蕭毅等來命勛為  
接伴使未幾落階官為容州觀察使充金國報謝副  
使召入內殿帝洒泣諭以懇請親族之意及覓金主  
正使何鑄伏地不能言勛反覆開諭金主首肯許還  
梓宮及太后勛歸金遣高居安等衛送太后至臨安  
命勛充接伴使遷保信軍承宣使樞密副都承旨二  
十九年拜昭信軍節度使副王倫為稱謝使時金主  
亮已定侵淮計勛與倫還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人  
譏其妄孝宗朝加大尉提舉皇城司開府儀同三司

淳熙元年卒贈少保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幼明敏篤學兩舉于鄉從  
父中行客蘇軾門太史晁無咎見之曰此國士也以  
女妻焉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  
誣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阨絕環視左右無足  
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迪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  
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衆自淮入徐  
遷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  
一布衣統衆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敏  
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獲拱壁豈特軍餉

而已。承制授承直，即留之幕府。植三上表勸進，願蚤正大寶以定人心，以應天意。三降手札獎諭，植感激知遇，言無不盡。為汪伯彥、黃潛善所忌。高宗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么、蕩、析、植、披、荆、棘、立、縣、治、發、廩、粟、振、困、乏、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於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帥府舊僚，率

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檜死，子譔以戶部尚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除戶部郎中。召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毋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歸葬，哀毀廬墓，有白鷺、朱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服闋，叅政錢端禮薦差知瓊州。陛辭，帝慨然曰：「卿老矣，瓊管遠在海外，改知徽州。」徽俗崇尚淫祠，植首以息邪說正人心為事，民俗為變。轉朝請大夫，直秘閣，改知鎮江府。遷江淮荆湘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踰年，金人敗

盟朝廷將大舉以植漕運有才略授直敷文閣京西  
河北路計度轉運使植措畫有方廷議倚重乾道元  
年遷提刑江西二年直寶文閣江南東路轉運使兼  
知建康宣府兼本路安撫使主管行宮留守司事植  
上書極言防江十策其略曰保荆襄之障以固本根  
審中軍所處以俟大舉蒐選強壯以重軍勢度地險  
阨以保居民避敵所長擊其所短金人降者宜加賞  
勸皆直指事宜不爲浮泛疏上帝嘉其言以太府卿  
召赴闕有疾不克上道遂以中奉大夫寶文閣學士  
致仕還湘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

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爲  
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  
銓爲之序謚忠襄子五人汝虞知桃源縣汝士朝奉  
大夫知黃州汝工知昌化軍

韓公裔字子辰開封人初以三館吏補官掌常賢妃  
閣牋奏尋充康王府內知客金兵犯京王出使公裔  
從行渡河將官劉浩吳湛私鬪公裔諭之乃解次磁  
州軍民戕奉使王雲隨王車入州廨公裔復諭退之  
王之將南也與公裔謀間道潛師夜起遲明至相磁  
人無知者自是親愛愈篤及兵退張邦昌遣人同王



舅韋淵來獻傳國璽時淵自稱僞官議者又謂邦昌不可信王怒將誅淵公裔曰神器自歸天命也王遂受璽命公裔掌之公裔力救淵釋其罪元祐后詔王入承大統府僚謂金兵尚近宜屯彭城公裔言國家肇基睢陽正亦宜於睢陽受命時前軍已發將趨彭城會天大雷電不能前王異之夜半抗聲語公裔曰明日如睢陽決矣既即帝位公裔累遷武功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事忤黃潛善適帝幸維揚公裔丐去潛善以爲避事遂降三官送吏部帝幸越念其舊勞召復故官幹辦皇城司仍帶御器械累遷至廣州觀

察使提舉佑神觀公裔給事藩邸三十餘年恩寵優厚每置酒慈寧宮必召公裔會修玉牒元帥府事多故佚秦檜以公裔帥府舊人奏令修書官就質其事俄除保康軍承宣使檜疑其捨已而求于帝銜之右諫議大夫汪勃希檜意劾罷公裔遂與外祠在外居住而帝眷之不衰檜死即復提舉佑神觀賜第和寧門西帝曰朕與東朝欲常見卿故以自近耳升華容軍節度使尋致仕後華容軍復爲岳陽軍公裔遂換岳陽軍節度使高宗既內禪嘗與孝宗語其忠勞因詔所居郡善視之乾道二年卒年七十五贈太尉謚

恭榮官其親族八人高宗賜金帛甚厚公裔律身稍  
謹不植勢不市恩又敢與黃潛善秦檜異斯亦足取  
云

論曰章誼有寒謬之節肖胄席父祖之蔭二人多所  
論建奉使不辱亦可取矣陳公輔得諫臣之體其劾  
蔡京王黼之黨論吳敏李綱之隙是矣然既辨安石  
學術之害而不尚程頤之學何邪張翥斥蔡京之禍  
薦楊時之賢其趣操正矣況平寇有術而不自以為  
功乎松年鄙秦檜而不交知命通方固不易得而曹  
勛崎嶇兵間稍著勞効然金人入侵之計已決猶曰

鄰國恭順無他何其見幾之不蚤邪若李植韓公裔  
蚤著忠畫為天子故人能與黃潛善秦檜為異閉門  
不出待時而動斯亦知所向方者哉

列傳卷第一百三十九 宋史三百八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事節書君丞相兼樞密使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勅修

何鑄 王次翁 范同 楊愿

樓炤 勾龍如淵 薛弼 羅汝楫子願附

蕭振

何鑄字伯壽餘杭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歷官州縣入為諸王宮大小學教授秘書郎御史中丞廖剛薦鑄操履勁正可備拾遺補闕之選即命對鑄首陳動天之德莫大於孝感物之道莫過於誠誠孝既至則

歸梓宮於陵寢奉兩宮於魏闕紹大業復境土又何  
難焉帝嘉納之拜監察御史尋遷殿中侍御史上疏  
論士大夫心術不正徇虛以掠名託名以規利言不  
由中而首尾鄉背行險自售而設意相傾者爲事君  
之失懷險熾之謀行刻薄之政輕儇不莊慢易無禮  
者爲行己之失乞大明好惡申飭中外各務正其心  
術毋或欺誕蓋有所指也時遷温州諸宮殿神像于  
湖州有司迎奉所過騷然鑄言孝莫大於寧神寧神  
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浙東旱荒若加勤動恐道路  
怨恣乞務從簡約不得過爲騷擾疏奏其事遂已罷

右諫議大夫論中興之功在於立志天下之事濟與  
否在於思與不思願陛下事無大小精思熟慮求其  
至當而行如是則事無過舉矣尋拜御史中丞先是  
秦檜力主和議大將岳飛有戰功金人所深忌遂置  
其異已欲除之脅飛故將王貴上變逮飛繫大理獄  
先命鑄鞫之鑄引飛至庭詰其反狀飛袒而示之背  
背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旣而閱實俱  
無驗鑄察其冤白之檜檜不悅曰此上意也鑄曰鑄  
豈區區爲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將失士  
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改命万俟卨飛死獄中

子雲斬於市檜銜鑄時金遣蕭毅邢具瞻來議事檜  
言先帝梓宮未反太后鑾輿尚遷朔方非大臣不可  
祈請乃以鑄爲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爲報謝  
使鑄曰是行猶顏真卿使李希烈也然君命不可辭  
既返命檜諷万俟卨使論鑄私岳飛爲不反欲竄諸  
嶺表帝不從止謫徽州時有使金者還言金人問鑄  
安在曾用否於是復使知温州未幾以端明殿學士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召赴行在力辭乃再遣使金使  
事秘而不傳既歸報帝復許以大用又力請祠除資  
政殿學士知徽州居數月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卒

年六十五鑄孝友廉儉既貴無屋可居止寓佛寺其  
辨岳飛之寃亦人所難然紹興已未以後徧歷臺諫  
所論如趙鼎李光周葵范冲孫近諸人未免迎望風  
旨議者以此少之至於慈寧歸養梓宮復還雖鑄祈  
請之力而金謀蓋素定矣先是金諸將皆已厭兵欲  
和難自已發故使檜盡室航海而歸密有成約紹興  
以後我師屢捷金欲和益堅至是遣鑄銜命蓋檜之  
陰謀以鑄嘗爭岳飛之獄而飛竟死使金知之而其  
議速諧也鑄死四十餘年謚通惠其家辭焉嘉定初  
改謚恭敏

王次翁字慶曾濟南人聚徒授業齊魯多從遊者入  
太學貧甚夜持書就旁舍借燈讀之禮部別頭試第  
一授恩州司理叅軍歷婺州教授辟雍博士出知道  
州燕雲之後取免夫錢不及期輒以乏興論次翁檄  
取屬邑丁籍視民產高下以爲所輸多寡之數約期  
受輸不擾而集除廣西轉運判官時劇盜馬友孔彥  
舟曹成更據長沙帥檄漕司預鳩糧芻三十萬以備  
調發次翁即以具報吏愕貽次翁曰兵未必發先擾  
民可乎吾以一路常平上供計之不啻三十萬已而  
賊不犯境召對論事不合出知處州乞祠歸寓于婺

呂頤浩帥長沙辟爲參謀官頃之力乞致仕秦檜召  
還道出婺次翁見之樓炤言頤浩與次翁同郡頤浩  
再相次翁貧困至此檜笑曰非其類也檜居朝遂以  
爲吏部員外郎遷秘書少監除起居舍人遷中書舍  
人劉光世除使相奏以文資蔭其子次翁執奏繳還  
除工部侍郎兼侍講蜀闕帥宰執擬次翁以聞帝以次  
翁明經術留兼資善堂翊善改御史中丞論趙鼎不  
法罷知泉州部差李泗爲鄂州巡檢而湖北宣撫使  
不可次翁言法令沮于下而不知朝廷之尊漸不可  
長帝令詰宣撫司宣贊舍人陳諤孫崇節即閣門受

旨升轉次翁言閣門徑自畫旨不由三省非祖宗法寢弗命呼延通因內教出不遜語次翁乞斬通以肅軍且言著令寸鐵入皇城者有常刑遂罷內教韓世忠與劉光世張俊與劉錡皆不相能次翁言世忠於光世因言議有隙俊於錡由措置有睽竊恐錡保一孤壘光世軍處窮獨俊與世忠不肯急援願遣使切責因用郭子儀李光弼以忠義泣別相勉者感動之金人敗盟入侵次翁爲秦檜言於帝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則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於前人而排斥異黨收召親故紛紛非累月不能定於國事

初無補願陛下以爲至戒無使小人異議乘間而入檜德之先是檜兄子與其內兄王喚皆以恩幸得官檜初罷政二人擯斥累年至是次翁希檜言吏部之有審量比自暴揚君父過舉得無傷陛下孝治乞悉罷建炎紹興前後累降指揮由是二人驟進初次翁旣論罷趙鼎鼎歸會稽上書言時政檜忌鼎復用乃令次翁又言之乞顯置于法且言特進乃宰相階官鼎雖謫降而階官如故是未嘗罷相也遂遣散官謫居興化軍右諫議大夫何鑄又論鼎罪重罰輕降朝奉大夫移漳州檜意猶未厭次翁又論鼎罪邊警喜

見顏色繩以漢法當伏不道之誅責以春秋當坐誅  
意之罰雖再行貶責然朝奉大夫視中大夫品秩不  
相遼漳州比興化尤爲善地以此示罰人將玩刑再  
移潮州安置次翁除參知政事兩浙轉運司牒試主  
司觀望檜與次翁子姪預選者數人士論大駭金人  
敗于拓臯帝曰將帥成不戰却敵之功乃輔弼奇謀  
指縱之力除一子職名檜召三大將論功行賞岳飛  
未至檜與次翁謀以明日率世忠俊置酒湖上欲出  
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厨豐其燕具  
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飛旣至皆除樞密使罷兵

柄次翁歸語其子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太后  
回鑾次翁爲奉迎扈從禮儀使初太后貸金千金使  
以犒從者至境金使責償乃入次翁以未得檜命且  
懼檜疑其私相結納欲攘其位堅不肯償相持境上  
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暎哀金與之太后歸泣訴  
于帝曰王次翁大臣不顧國家利害萬一有變則我  
子毋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次翁先白檜  
謂所以然者以未嘗稟命故不敢專檜大喜力爲營  
救奏爲報謝使以避帝怒使還帝立中宮奏爲冊寶  
副使帝終惡之檜諭次翁辭位遂以資政殿學士奉



祠引年歸居明州檜憐之餽問不絕十九年卒年七十一贈宣奉大夫諸子壻親戚族人添差浙東者又數人皆檜爲開陳也檜擅國十九年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出去終始一二者惟次翁爾

范同字擇善建康人登政和五年第再中宏詞科累官至吏部員外郎與秦檜力主和議紹興八年假太常少卿接伴金使蕭哲張通古入境同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軍民見者多流涕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權吏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遷給事中十一年檜再主和議患諸將難制同獻計於檜請皆除樞

府罷其兵權檜喜乃密奏以拓皐之捷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同入對帝命與林待聘分草三制世忠俊樞密使飛副使並宣抑赴樞府治事張俊與檜意合且覺朝廷欲罷兵權卽首納所統兵帝召同入對復以同爲翰林學士俄拜參知政事兼修實錄同始贊和議爲檜所引及在政府或自奏事檜忌之方俟高因論同貳政之初首爲遷葬之議自建康至信州調夫治道怨嗟籍籍近朝廷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輒於稠人中貪天功以爲已有遂罷與祠檜意未已高再論責授左朝奉郎秘書少監謫居筠州十

四年復朝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移池州十八年復太中大夫知太平州卒年五十二

楊愿字原仲宣和末補太學祿二帝北遷金人聞愿名索之愿匿民間上書執政請迎復元祐皇后又奔濟州元帥府勸進辟為屬高宗即位以元帥府結局恩授修職郎御營司辟機宜文字歷新昌縣丞越州判官秦檜薦之召改樞密院編修官登紹興二年進士第遷計議官召試館職罷主管崇道觀復除秘書郎議者謂外任未終改通判明州檜既專政召為秘書丞未幾拜監察御史臺長言愿資淺當先歷郎官

改司封員外郎遷右司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初脩玉牒特以命愿愿言玉牒當載靖康推載趙氏事以秦檜建議本末書之十三年權直學士院充金國賀正旦接伴使金使完顏畢入境猶欲據主席中使傳宣畢不迎拜愿以禮折之皆聽服及還就充送伴使十四年為御史中丞踰月升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仍兼脩玉牒十五年罷提舉太平觀初愿與張擴並居西掖一時書命藉擴潤色擴詠二毫筆詩愿以為誚已訴于檜詠御史李文會劾之高閎侍經筵帝問張九成安否翊日又問檜檜曰

九成以唱異惑衆爲臺官所論予郡乃力乞祠觀其  
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閱  
薦之以語愿愿又嗾文書攻閱去滕州守臣言遷客  
李光作詩諷刺時政愿在中司傳會其說謂光縱橫  
傾險子弟賓客往來吳越誘人上書動搖國是光再  
移謫瓊海文會既升西府愿覘檜意稍厭卽數其害  
政罷之後二日愿遂補其處帝與檜論事因曰朕謂  
進用士大夫一相之責也一相旣賢則所薦皆賢愿  
曰陛下任相如此蓋得治道之要又論史事檜曰靖  
康圍城中失節者相與作私史公肆擠排帝曰卿不

此字乃  
脫誤

推異姓宜其不容愿曰檜非獨是時不肯雷同宣和  
間耿延禧爲學官以其父在東宮勢傾一時士皆靡  
然從之以徼後福獨檜守正不易蓋自檜再居相位  
每薦執政必選世無名譽柔佞易制者愿希檜意迎  
合附下罔上至是斥去天下快之又三年起知宣州  
玉牒書成加資政殿學士移建康府二十二年卒年  
五十一初愿守宣城表弟王炎調蘄水令過之醉中  
謂愿曰嘗於呂丞相處得公頃歲所通書其間頗及  
秦丞相之短尚記憶否愿聞之色如死灰遂留炎不  
聽去會愿移守金陵宴監司大合樂守卒皆怠炎卽

青溪得客舟以行愿憂撓而卒

樓炤字仲暉婺州永康人登政和五年進士第調大名府戶曹改西京國子博士辟雍錄淮寧府司儀曹事改尚書考功員外郎帝在建康炤謂今日之計當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計力可以保淮南則以淮南爲屏蔽權都建康漸圖恢復力未可以保淮南則因長江爲險阻權都吳會以養國力於是移蹕臨安擢右司郎中時銓曹患員多闕少自倅貳以下多添差炤言光武併省吏員今縱未能損其所素有安可置其所本無乎紹興二年秦檜罷炤亦以

言者論去六年召爲左司員外郎尋遷殿中侍御史明年遷起居郎言今暴師日久財用匱乏考唐故事以宰相領鹽鐵轉運使或判戶部或兼度支今宰相之事難行若參倣唐制使戶部長貳無領諸路漕權何不可之有內則可以總大計之出入外則可以制諸道之盈虛如劉晏自按租庸以知州縣錢穀利病詔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又言監司郡守係民甚切乞令侍從官各舉通判資序或嘗任監察御史以上可任監司郡守者一二人詔從之命中書門下置籍七年宰相張浚之兄滉賜出身與郡中書舍人張

嘉靖丁巳年

天

一

監生趙祖綰刊

熹封還乃命炤行炤又封還而竟為權起居舍人何  
掄書黃行下於是熹與炤皆請補外以秘閣修撰知  
温州未幾除中書舍人與勾龍如淵並命如淵入對  
帝謂之曰卿與劉炤皆朕所親擢尋遷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九年以金人來和肆赦炤草其文曰乃上穹  
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  
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尋兼侍讀除端明  
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繼命往陝西宣諭德意炤奏  
京城統制吳革知環州田敢成忠郎盧太受皆以節  
義革為范瓊所害敢大受為劉豫所殺乞賜褒恤又

奏陝西諸路陷劉豫郡縣有不從偽之人所籍貲產  
並令勘驗給還炤至東京檢視宮室尋詣永安軍謁  
陵寢遂至長安會李世輔自夏國欲歸朝炤以書招  
之世輔以二千人赴行在尋至鳳翔以便宜命郭浩  
帥鄜延楊政帥熙河蘭鞏吳璘帥鳳翔炤欲盡移川  
口諸軍於陝西璘曰金人反覆難信今移軍陝右則  
蜀口空虛金若自南山擣蜀要我陝右軍則我不戰  
自屈當依山為屯控守要害於是璘政二軍獨屯內  
地炤又會諸路監司于鳳翔皆言蜀邊屯駐大軍之  
久坐困四川民力乃下其議語在世將傳炤還朝以

楊應似

親老求歸省于明州許之命給假迎侍仍賜以金帶  
十四年以資殿學士知紹興府過關入見除僉書樞  
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尋為李文會詹大方所劾與  
祠久之除知宣州徙廣州未行而卒年七十三後謚  
襄靖炤蚤附蔡京改秩為臺諫所論其後立朝至位  
二府皆與秦檜同時其宣諭陝西妄自尊大或者論  
其好貨失將士心云

勾龍如淵字行父永康軍道江人勾姓本出古勾芒  
高宗即位避御名更勾龍氏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沉  
浮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秘

書省校書郎麻著作佐郎祠部員外兼禮部起居舍  
人嘗進所為文三十篇帝曰卿文極高古更令平易  
盡善後因進對帝復言文章平易者多淺近淵深者  
多艱澁惟用意淵深而造語平易此最難者八年兼  
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侍讀兼直學士院  
面命草趙鼎罷相制如淵言陛下既罷鼎則用人才  
須聳動四方當速召君子顯黜小人帝曰君子謂誰  
曰孫近李光小人謂誰曰呂本中先是詞臣曾開以  
老病辭不草國書帝欲用如淵代之而趙鼎薦本中  
故如淵憾之又言臣觀朝廷事非君臣情通未易能

濟大臣於事稍有過差陛下訓飭之可也陛下所欲  
爲勢有未可大臣亦當明白辯論然必陛下先與大  
臣言及此意若不先言即大臣論一事不從尚未之  
覺至再至三遂以爲陛下踈之或疑他人有以間之  
既以懷疑即不能盡誠陛下察其不誠又從而疑之  
安有君臣之間動相疑間而能久於其位者願陛下  
明諭之帝曰前此未常有以此告朕者卿見秦檜亦  
宜語此時檜方得君如淵猶恐委檜未專故及之除  
御史中丞先是檜力主和執政侍從及內外諸臣皆  
以爲非是多上書諫止者檜患之如淵爲檜謀曰相

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  
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大喜即擢如淵中司如淵  
言凡事必有初及其初而爲之則易無其端而發之  
則難陛下即位一初也渡江二初也移蹕建康三初  
也自建康復還臨安四初也自趙鼎相劉大中王庶  
相繼去今復獨任一相召三名士凡事有當行而弊  
有當去者又一初也臣願以正紀綱辨邪正明賞罰  
謹名器審用度厚風俗去文具七者爲獻又言孟庾  
召節在途士論不與帝曰朕欲遣令使金國在廷莫  
更有小人否對曰如趙鼎爲相盡隳紀綱乃竊賢相

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盡用奸計乃以和議不合賣  
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乃竊朝廷美職而去帝  
曰卿胡不論對曰目今士論見孟庾之召王庶之去  
已有一解不如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孟庾一人以  
正今日公論其他容臣一一為陛下別白之於是出  
庾之嚴州又連論庶大中皆罷之金國遣二使來議  
和許歸河南地使者踞甚議受書之禮不決外議洵  
洵如淵建議取其書納禁中於是同諫長請對又呼  
臺吏問朝廷有大議論許臺諫見宰執商議乎吏曰  
有遂赴都堂與宰執議取書事宰執皆以為然帝親

筆召如淵李誼入對明日召宰執就館見金使受其  
書納入人情始安九年下奏召還曾開范同而罷施庭  
臣莫將以謂開同之出雖曰語言之過而其心實出  
於愛君庭臣將之遷之曰議論之合而其迹終近於  
希進今國論既定之恐黜陟所宜深謹又論張邦昌  
時偽臣因赦復職之是帝曰卿言是也朕亦欲置此  
數匹夫不問對曰之恐無以示訓其後卒不行忽一  
日如淵和議之之臣粗自効如臣到都堂若不遇  
朝廷再遣使之議則和議必至於壞而宣對之日稍  
有將順則遂至於之臣於二者粗有報國之志臣親



老願求歸帝不許如淵疑帝有疎之之意又奏曰臣  
向薦君臣腹心之論陛下大以爲然其後秦檜在和  
議可否未決之間欲求去陛下頗罪之臣再三爲檜  
辨析今陛下與檜共臣如初而臣反若有讒惡於其  
間者帝曰朕素不喜讒卿其勿疑如淵嘗與施廷臣  
忿爭廷臣謂如淵有指斥語帝謂秦檜曰以朕觀之  
廷臣之罪小如淵之罪大檜請斥廷臣而徒如淵待  
其求去然後補外亦不可於是與廷臣皆罷初如淵  
與莫將及廷臣皆方和議如淵緣此擢中司而將  
及廷臣緣此皆峻用張璪晏敦復上疏導以三人爲

言如淵入言路即劾二人至是與廷臣俱罷其後檜  
擬如淵知遂寧府帝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兩奉祠  
卒年六十二如淵始以張浚薦召而終乃翼秦檜擠  
趙鼎讎呂本中遂烈大中王庶心迹固可見矣子佃  
僕似

薛弼字直老温州永嘉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調懷  
州刑曹杭州教授初頒五禮新書定著釋奠先聖誤  
用下丁弼據禮是正州以聞詔從其議監左藏東庫  
內侍王道使奴從旁視絹美惡多取之弼白版曹爲  
治人嚴憚之靖康初金兵攻汴京李綱定議堅守衆

不悅弼意與綱同圍解遷光祿寺丞嘗言姚平仲不可恃未幾而敗綱求太原弼言金必再至綱不當去宜先事河北金人果再入始命刑部侍郎宋伯友提舉河防弼以點檢糧餉早從之爲計畫甚切皆不能用乃乞罷歸改三門白波輦運尋主管明道宮提舉淮東鹽事改湖南運判增餉公據洞庭寇鼎州王瓌久不能平更命岳飛討之公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徒仰視不得近飛謀六血造大舟弼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烏不可避而不可闢也今大旱湖

水溢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逐筏斷江路藁其上流

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擣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兼旬積寇盡平進直秘閣時道殣相望弼以聞帝惻然命給錢六萬緡廣西長平米六萬斛鄂州米二十萬斛振之且使講求富弼青州荒政民賴以甦王彥自荆移襄遷延不即赴彥所將八字軍皆中原勁卒朝廷患其恣橫以弼直徽猷閣代之彥殊不意弼徑入府受將吏謁大駭弼曲析譬曉彥感悟即日出境除岳飛參謀官飛母死遁於廬山張宗元攝飛事飛將張憲移疾部曲洶洶生異語弼謂諸將曰太尉力乞張公而詔使隨至岳軍素整今而譁闕是

汝曹累太尉也諸將以諭憲憲佯悟曰相公腹心惟  
 參謀知之衆乃定除戶部郎官再知荆南桃源劇盜  
 伍俊既招安復謀叛提點刑獄万俟卨不能制乃以  
 委弼許弼俊以靖州俊喜曰我得靖州地過桃源遠  
 矣俊至則漸以循遷秘閣脩撰陝西轉運使以左司  
 郎官召知虔州移黃州時福州大盜有號管天下伍  
 黑龍滿山紅之屬其衆甚盛鈐轄李貴爲賊所獲民  
 作山砦自保守臣莫將議委漳泉汀建募強壯游手  
 各千人爲効用與殿司統制張淵同措置未及行詔  
 升弼集英殿脩撰與將兩易弼至郡漕臣以游手易  
 聚難散恐爲他日患聞于朝事下弼議弼謂昔守漳  
 贛有武夫周虎臣陳敏者丁壯各數百皆能戰視官  
 軍可一當十乃奏虎臣爲副將敏爲巡檢選丁壯千  
 人號奇兵日給糗糧責以滅賊自是歲費錢三萬六  
 千餘緡米九千石凡四年而賊平弼知廣州擢敷文  
 閣待制卒年六十三初秦檜居永嘉弼游其門弼在  
 湖北除盜歸功于万俟卨檜誣岳飛下吏高以中司  
 鞫獄飛父子及憲皆死朱芾李若虛亦坐嘗爲飛謀  
 議奪職惟弼得免且爲檜用屢更事任通籍從官世  
 以此少之

羅汝楫字彥濟徽州歙縣人登政和二年進士第監  
登聞鼓院遷大理丞刑部員外郎奏命官犯公罪勿  
取特旨以終惠臣子又戶口凋耗宜少寬養子之禁  
拜監察御史未踰月遷殿中侍御史與中丞何鑄交  
章論岳飛罷其樞筦朱芾李若虛嘗謂飛議曹主帥  
有異意而不能諫又言飛獄具寺官聚斷咸謂死有  
餘罪寺丞何彥猷李若樸獨喧然以衆議爲非欲從  
輕典皆坐黜王庶謫道州郡丞孫行儉以官廨居之  
汝楫劾其無忌憚當斥且令庶徙居劉子羽知鎮江  
上言和好非久遠計宜及閑暇爲備稽怒風汝楫論

罷之時撫州有兩陳四繫獄誤論輕罪者死汝楫誦  
其寃且言獨罪獄官而守倅不坐非祖宗法於是詔  
天下斷死刑守以下引囚問姓名鄉里然後決又言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  
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遷起居郎兼侍講  
帝問或謂春秋有貶無褒此誼是否對曰春秋上法  
天道春生秋殺若貶而無褒則天道不具矣帝稱善  
嘗曰自王安石廢春秋學聖人之旨寢以不明近世  
得其要者惟胡安國與卿耳兼權中書舍人除右諫  
議大夫有南雄守奏對太后之歸和議之力也當盡按

羅頤

前言和不便者時相是之驟用爲臺官中外悚懼多束裝待遣汝楫言皆不當罪宜以崇寧事黨爲戒議遂寢遷御史中丞舊例中丞侍御史不並置乃更侍御史汝楫未去益力遷吏部尚書充國信史除龍圖閣學士知嚴州秩滿請祠居喪未終而卒年七十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子顥顥頡頌願類皆有文願字端良博學好古法秦漢爲詞章高雅精鍊朱熹特稱重之有小集十卷爾雅翼二十卷知鄂州有治績以父故不敢入岳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甫拜遽卒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

蕭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幼莊重不好弄稍長能自謀學嘗奉父母董農役隴畝手不釋卷其師謂其父曰此兒遠大器也未冠游郡庠旣冠升太學時有號三賢者推振爲首登政和八年進士第調信州儀曹時州郡奉神霄宮務侈靡振不欲費財勞民與守議不合會方臘寇東南距信尤近守欲危振檄振攝貴溪弋陽二邑旣而王師至衢又檄振督軍餉振治辦無闕大將劉光世見而喜之欲以軍中俘馘授振爲賞振辭曰豈可不冒矢石而貪人之功乎諸邑盜未息守復檄振如初振悉意區處許其自新賊多降者

守以賊去振獨爲辦行守愧謝之調婺州兵曹兼功  
曹時振婦翁許景衡以給事中召振祝之曰公至朝  
幸勿見薦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多私其親願爲  
時革弊景衡然之時盜賊所在猖獗婺卒揚言欲叛  
以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士兵強勇者幾千人日  
習武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士心守  
疑而罷之羣卒數百人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卽  
往羣卒皆羅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  
言厲色叱曰細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耶  
可急釋械當爲汝言衆拜謝而去郡守由是益相信

事悉與謀嘗議城守振請以錢數萬繕庸工板築未  
數月城壘屹然一毫無擾任滿歸告其親曰家世業  
農幸有田可力以奉甘旨振不願仕或薦于朝受婺  
州教授改秩乞祠以執政薦召對敷奏數事皆中時  
病帝大喜拜監察御史明年冬以親老乞補外章  
上不許面奏曰臣事親之日短事陛下之日長指心  
自誓今日之事父母乃他日之事陛下也遂除提點  
浙西刑獄尋召爲中正少卿俄擢侍御史振本趙鼎  
所薦後因秦檜引入臺時劉大中與鼎不主和議振  
遂劾大中以搥鼎大中旣出振謂人曰如趙丞相不

必論盍自爲去就鼎遂罷後振知紹興府改兵部除  
徽猷閣待制知湖州陛辭奏曰國家講和恐失諸將  
心宜遣使撫諭示以朝廷息兵寬民意雖兩國通好  
戰禦之備宜勿弛帝曰卿欲奉親未便豈不知朕有  
親哉振曰臣之親所係者一夫也陛下之親所係者  
天下也陛下以天下爲心聖孝愈光矣帝歎其忠將  
行白檜曰宰相如一元氣不可有私私則萬物爲之  
不生檜不悅振至州檜欲取羨餘振遺檜書謂財用  
在天下如血氣之在一身移左以實右則病矣檜屬  
以私事又不克盡從以親老乞祠提舉太平觀後知

台州海寇勢張振至克之二十二年以楊焯在獄供  
涉鑄徽猷待制謫居池州初焯將上書責李光狗秦  
檜議和時振爲侍御史焯見振道書意振然其言及  
振知台州而焯治邑有聲每大言無顧忌振擊節稱  
善遂薦焯改秩又移書於檜從子秦昌時俾同薦之  
屬吏密語振曰焯嘗以書責李參政及太師昌時義  
不當舉待制亦不可舉振曰吾業已許之豈可中輟  
遂因焯獄中供前事而貶明年詔除敷文閣待制知  
成都府安撫置制使軍儲適闕倉吏以窘告振奏留  
對糴米八萬斛以足軍食以其直歸計所總計者利

在培克即先告檜謂振唱爲闕乏之語風御史劾振  
要譽復謫池陽而總計者以請得蜀帥旣而專用羅  
織培克其民民益思振檜願計得聞帝大感悟亟遣  
振還成都父老懼呼蜀道振至一切以寬治或問其  
故振曰承縱弛革之當嚴今繼奇効非寬則民力瘁  
矣帝嘉振治行謂宰臣沈該湯思退曰四川善政前  
有胡世將今有蕭振進秩四等加敷文閣學士卒于  
成都府治年七十二振兩爲蜀守威行惠孚死之日  
民無老稚相與聚哭於道遺表至帝悼惜之賻銀五  
百兩絹五百匹贈四官振好獎善類端人正士多所

交識其間有卓然拔出者迄爲名臣振居瀕江自父  
微時見過客與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  
濟人感其德相與名其江爲蕭家渡云有文集二十

卷子誠忱

論曰何鑄王次翁以下數人者附麗秦檜斥逐忠良  
以饗富貴而次翁尤爲柔媚故檜獨憐之其在位最  
久孔子所謂鄙夫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此輩是已  
鑄能伸岳飛之枉雖爲可尚然又爲之使金而通問  
焉蓋墮其術而不悟者檜之計深哉



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九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

宋史二百八十一

謝府儀同三司有國書監國書監前書監丞有國書監丞領經籍三館總領秘書監丞奉

范如圭

吳表臣

王季正

晏敦復

黃龜年

程為

張闡

洪楫

趙運

范如圭字伯達建州建陽人少從舅氏學安國受春秋登進士第授武安軍節度使推官始至帥將斬人如圭曰其誤帥為已暑不易也如圭正色曰節下奈何重為一字而輕數人之命帥矍然從之自

是時中事無大小悉以咨焉居數月以憂去尋江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近臣交屬各試其書皆正字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書皆以憂去尋主事相繼曰校府館將虛秘書省以憂去尋主事相繼曰校府謨訓所藏可使仇敵是之乎非諒然為改詔覽而金使至停徽議多不可從中外憤激與同省十餘人合議并疏爭之既具章駭遠引部者愛如主獨以書責檜以曲學倍師忘難辱國之罪且曰公不喪心痴狂奈何為此必遺臭萬世矣檜怒章奏與史官六人上之金歸河南地檜方自以為功如主輪對言兩

京之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瞻望咫尺今朝修之使未遺何以慰神靈萃民志乎帝泫然曰非卿不聞此言即日命宗室士儂及張燾以行檜以不先白已益怒如圭謂告去奉拯歸塾故鄉既空差主管台州崇道觀杜門十餘歲起通判邵州又通判荆南府荆南帶戶口數十萬寇亂後無復人迹時蠲口錢以安集之百未還一二也議者希檜意遽謂流庸浸復而增之積逋二十餘萬緡他負亦數十萬故曹日下書責償甚急如圭白帥悉奏蠲之檜死被旨入對言為治以知人為先知人以清心寡慾為本語甚切又論東

南不舉子之俗傷絕天理請舉漢胎養令以全活之  
抑亦勾踐生聚報吳之意也帝善其言又奏今屯田  
之法歲之所獲官盡征之而士卒賜衣廩食如故使  
力穡者有贏餘之望惰農者無饑餓之憂貪小利失  
大計謀近效妨遠圖故久無成功宜籍荆淮曠土盡  
為立井復古助法別為科條令政役法則農利修而  
武備飭矣以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移利州路  
提點刑獄以病請祠時宗藩並建儲位未定道路竊  
有異言如圭在遠外獨深憂之掇至和嘉祐間名臣  
奏章凡三十六篇合為一書彙封以獻請深考詳言

仰師成憲斷以至公勿疑或以越職危之如圭曰以  
此獲罪奚憾帝感悟謂輔臣曰如圭可謂忠矣即日  
下詔以普安郡王為皇子進封建王復起如圭知泉  
州南外宗官寄治郡中挾勢為暴占役禁兵以百數  
如圭以法義正之宗官大沮恨密為浸潤以去如圭  
遂以中旨罷領祠如故傲舍邵武以居士大夫高之  
學者多從之質疑卒年五十九如圭忠孝誠實得之  
於天其學根於經術不為無用之文所草具屯田之  
目數千言未及上張浚視師日奏下其家取之浚罷  
亦不果行有集十卷皆書疏議論之語藏于家子念

祖念德念茲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擢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市婢有武臣疆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鞫之郡將曰知有盛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累官監察御史遷右正言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舶以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鄉儒術表臣乞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

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之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咎其切直而黜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患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於德宗陳少游任兼將相首敗臣節韋臯幕府下僚獨建忠義以臯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臯名賤官卑為疑今取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仗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又之以病請補外以直祕閣

知信州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諫百官陳  
裕國疆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墾闢  
田汰懦卒以省兵費罷添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  
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  
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  
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  
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  
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  
督不可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遂罷表臣送吏  
部授台州黃巖丞尋除提點浙西刑獄召為秘書少

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留司叅議官  
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國公就外傳  
兼翊善帝曰一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徙禮部侍郎  
遷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使金議地界  
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以議大禮忤  
意罷去俄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  
以聞郡人德之課最除敷文閣待制三歲請祠進直  
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家居數年卒年六十七  
表臣晚號湛然居士自奉無異布衣時鄉論推其清  
約

王居正字剛中揚州人少嗜學工文辭入太學時習  
新經字說者主司輒置高選居正語人曰窮達自有  
時心之是非可改邪流落十餘年司業黃齋得其文  
曰王佐才也及同知貢舉欲擢為首以風多士他考  
官持之置次選調饒州安仁丞荊州教授皆不赴大  
名鎮江兩帥交辟教授府學亦不就范宗尹薦于朝  
召至謂宗尹曰時危如此公不極所學技元元塗炭  
中尚誰待居正避寇陽羨山間勉出見公一道此意  
爾宗尹愧謝入對奏昔人有云君以為難易將至矣  
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

弱敵氣日驕何邪蓋昔人於難者勉強為之今以為  
難不復有所為以俟天意自回強敵自斃也宣和末  
以為難者十五六至靖康與宣和孰難靖康末以為  
難者十八九至建炎與靖康孰難由此而言今日雖  
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蓋宣和以為難故  
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  
臣有所不忍聞高宗嘉之諭宗尹曰如王居正人才  
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除太常博士遷禮部員外郎  
建議合祭天地於明堂請奉太祖太宗配宗尹是之  
議遂定天地復合祭侍御史沈與求劾宗尹因及居

正宗尹去居正乞補外不許撫州守高衛言甘露降于州之祥符觀為圖以獻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却共圖試太常少卿兼修政局叅議遷起居郎帝方鄉規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詔以時務訪群臣居正獻疏數千言論省費尤切曰宋興百七十三年矣所行多補苴之事今陛下所至曰行在於一日二日少駐蹕幾頃欲盡為向者百七十三年之事非所謂知變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願詔大臣計百事之實而論定之

苟非禦寇備敵任賢使能振恤百姓一切姑置則費省而國裕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既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見帝言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人惟當着衣噉飯共圖中興臣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聞問檜檜銜之出居正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萬匹崇寧後增五倍建炎中減為二萬至是主計者請復崇寧之數居正力言于朝戶部督趣愈峻居正置檄不行語其屬曰吾願身坐不以累諸君呼吏為文書付之曰即有譴以此自解復

手疏五不可以聞詔如建炎中數漕司市御炭湏胡桃文鵝鴿色者居正曰民以炭自業者率居山谷安知所謂胡桃文鵝鴿色耶入朝以聞詔止之召爲太常少卿遷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帝欲遷趙令應大中大夫居正奏官非侍從不可轉此祖宗法若令應以庶官得遷則宗室爲承宣者不旋踵求爲節度何以却之遂寢其命上書人陳東歐陽澈已贈官居正乞重貶黃潛善汪伯彥以彰二子殺身成仁之美大將張俊遣卒至彭澤卒故縣吏怙俊勢侵辱令令郭彥恭械之俊訴于朝帝爲罷彥恭居正

言彥恭不畏疆禦無可罪俊又乞免徭役居正言乞與以來士大夫及勳戚家賦役與編戶均蓋欲貴賤上下共濟國事以寬民力俊反不能體此乎和州請蠲進奉大禮絹居正言大禮進奉乃陳子享上之誠初非朝廷取於百姓之物若察民力無所從出不能預降旨蠲之至使州縣自陳已爲非是乞速如所請除目有自中出者居正奏近習請託進擬不自朝廷所繫非輕因錄皇祐詔書以進帝皆嘉納兼權直學士院又除兵部侍郎入對以所論王安石父子之言不合於道者裏得四十二篇名曰辨學上之又曰陛



下惡安石之學嘗於聖心灼見其弊安在帝曰安石之學雜以伯道欲效商鞅富國疆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生於安石居正曰安石得罪萬世者不止此因陳安石釋經無父無君者帝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邪孟子所謂邪說正謂是矣居正退序帝語繫於辨學首出知饒州尋改吉州侍御史謝祖信劾居正凶暴詭詐傾陷大臣罷官屏居括蒼三載其弟駕部郎居修入對帝曰卿兄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舍人劉大中侍帝論制誥帝曰王居正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帝舉居正守

娶免貢羅御炭事曰守臣受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起知温州是時檜惠國居正自知不為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終忌之風中丞何鑄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凡十年檜死復故職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居正儀觀豐偉聲音洪暢奉祿班兄弟宗族無留者郊祀恩以任其弟居厚及辛季子猶布衣其學根柢六經揚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辨示居正曰吾舉其端予成吾志居正感厲首尾十載為書辨學十三卷詩辨學二十卷周禮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居

正既進其書七卷而揚時三經義辨亦列祕府一書  
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晏敦復字景初丞相殊之曾孫少學于程頤頤奇之  
第進士為御史臺檢法官紹興初大臣薦召試館職  
不就特命祠部郎官遷吏部以守法忤呂頤浩出知  
貴溪縣會有為敦復直其事者改通判臨江軍召為史  
部郎官左司諫權給事中為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  
公事淮西宣撫使劉光世請以淮東私田易淮西田  
帝許之敦復言光世帥一道未聞為朝廷措置毫髮  
乃先易私畝比者岳飛屬官以私事干朝廷飛請

罪中外稱美謂有古賢將風光世自處必不在飛下  
乞以臣言示光世且令經理淮南收撫百姓以為定  
都建康計中興有期何患私計之未便權吏部侍郎兼  
詳定一司勅令渡江後庶事草創凡四選格法多所  
裁定敦復素剛嚴居吏部請謁不行銓綜平允除給  
事中冬至節旨下禮部取度牒四百充賜予敦復奏  
兵興費廣凡可助用度者尤當惜矧兩宮在遠陛下  
當比令節欲奉一觴為萬歲壽不可得有司乃欲舉  
平時例行慶賜乎遂寢有卒失宣帖得中旨給據太醫  
吳球得旨免謁敦復奏一卒之微乃至上瀆聖聰醫

官免試皆壞成法自崇寧大觀以來姦人欺罔臨事取旨謂之暗贏指揮紀綱敗壞馴致危亂正盜前弊不可長也汪伯彥召嗣除江西監司敦復論伯彥姦庸誤國其子素無才望難任澄清改知袁州又奏召嗣既不可爲監司亦不可爲守臣居右省兩月論駁凡二十四事議者憚之復爲吏部侍郎彗星見詔求直言敦復奏昔康澄以賢士藏匿四民遷業上下相徇廉恥道消毀譽亂真直言不聞爲深可畏臣嘗卽其言考已然之事多本於左右近習及姦邪以巧佞轉移人主之意其惡直醜正則能使賢士藏匿其

造爲事端則能使四民遷業其委曲彌縫則能使上下相徇其假寵竊權簧鼓流俗則能使廉恥道消其誣人功罪則能使毀譽亂真其壅蔽聰明則能使直言不聞臣願防微杜漸以助應天之實又論比來百司不肯任責瑣屑皆取決朝請事有不當上煩天聽者例多取旨由是宰執所治煩雜不減有司天子聽覽每及細務非所以爲政願詳其大略其細八年金遣使來要以難行之禮詔侍從臺諫條奏所宜敦復言金兩遣使直許講和非畏我而然安知其非誘我也且謂之屈已則一事旣屈必以他事來屈我今所

遣使以詔諭爲名儻欲陛下易服拜受又欲分廷抗禮還可從乎苟從其二則此後可以號令我小有違異卽成釁端社稷存亡皆在其掌握矣時秦檜方力贊屈已之說外議羣起計雖定而未敢行勾龍如淵說檜宜擇人爲臺官使擊去異論則事遂矣於是如淵施廷臣莫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敦復同尚書張燾上疏言前日如淵以附會和議得中丞今施廷臣又以此躋橫榻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莫將又以此擢右史夫如淵廷臣庸人但知觀望將則姦人也陛下柰何與此輩斷國論乎乞加斥逐杜羣枉門力爲自治自疆之策旣又與燾等同班入對爭之檜使所親諭敦復國公能曲從兩地旦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爲身討護國家况吾薑桂之性到老愈辣請勿言檜卒不能屈胡銓謫贛州臨安遣人械送貶所敦復往見守臣張澄曰銓論宰相天下共知祖宗時以言事被謫爲開封者必不如是澄媿謝爲追還始檜拜相制下朝士相賀敦復獨有憂色曰姦人相矣張致遠魏砭聞之皆以其言爲過至是竄銓敦復謂人曰頃言秦之姦諸君不以爲然今方等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權吏部尚書兼江淮等路經制使故事侍從

萬曆二十七年

過宰相閣既退宰相必送數步敦復見檜未嘗送每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尋請外以寶文閣直學士知衢州提舉亳州明道官閑居數年卒年七十一敦復靜默如不能言立朝論事無所避帝嘗謂之曰卿鯁峭敢言可謂無忝爾祖矣

黃龜年字德邵福州永福人登崇寧五年進士第調洛州司理參軍累官河北西路提舉學士呂頤浩見而奇之入爲太常博士靖康元年除吏部員外郎拜監察御史尋除尚書左司員外郎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充脩正局檢討官乞令檢正官察通進司帝

從其請時頤浩再相植黨傾秦檜引朱勝非奉京祠兼侍讀恐中書舍人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龜年書行議者譏其侵官遷殿中侍御史會邊報王倫來歸龜年劾檜專主和議沮止恢復植黨專權漸不可長乃上書曰臣聞一言而盡事君之道曰忠罪莫大於欺君一言而盡輔政之道曰公罪莫大於私已臣人者背公而徇私則刑賞僭濫慮人王之照其姦則合黨締交相與比周熒惑主聽故附下周上之黨盛而威福之柄下移禍有不可勝言者伏見秦檜還自金國陛下驟任不一年而超至宰輔乃不顧國家盜

威福在已欲永塞言路書上檜罷併劾檜黨王喚王  
昞王守道皆罷之檜乃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  
太平觀官如故龜年又奏比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  
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今乃任便居住雖陛下曲全  
大臣之禮察檜姦狀暴露復寵以儒學最上職名俾  
優游琳館聽其自如律斷羣盜必分首從爲之從者  
皆已伏誅獨置渠魁可乎又曰臣聞恩莫隆於父子  
義莫重於君臣不義則後其君不仁則遺其親君親  
旣然則何忌憚而不爲檜厚貌深情矯言僞行進迫  
君臣之勢陽爲面從退恃朋比之姦陰謀沮格上不

畏陛下中不畏大臣下不畏天下之議無忌憚如此  
欺君私已有一即可黜况檜之欺與私顯著者爲多  
乎章凡三上遂褫檜職復上章曰檜行詭而言譎外  
縮而中邪以巧詐取相位姦回竊國柄收召險佞蟠  
結黨與陛下以智臨而辨之早以剛決而去之速故  
端人正士舉手相慶蓋以公天下之同惡耳臣願陛  
下發明詔以檜潛慝隱惡暴白於天下使知陛下數  
易相位真不得已也又所以破爲臣姦膽庶朋比之  
風不復作矣除大常少卿累遷起居舍人中書舍人  
兼給事中侍御史常同言龜年陰結大臣致身要地

又交結諸將趣操不正罷歸司諫詹大方希檜意劾龜年附麗匪人搢紳不齒落職本貫居住卒六十三龜年微時永福簿李朝旌奇之許妻以女龜年既登第而朝旌已死家貧甚或勸龜年別娶龜年正色曰吾許以諾死而負之何以自立遂娶之任子恩先奏其弟之子人皆義之子衡仕至湖南提舉

程瑀字伯寓饒州浮梁人其姑臧氏婦養瑀爲子姑沒始復本姓少有聲太學試爲第一累官至校書郎爲臧氏父母服服闋除兵部員外郎適高麗使回充送伴使先是使者往返江浙間調挽舟夫甚擾有詔

禁止提舉人船王珣晝別救遇風逆水泄許調夫瑀渡淮見民丁挽舟如故遂劾珣珣反奏瑀違御筆詔命淮南提舉潘良貴核實良貴奏珣言非是金人入侵求可使者瑀請往未行會欽宗即位議割三鎮命瑀往河東秦檜往河中瑀奏臣願奉使不願割地不報至中山諸將已得密諭城守不下瑀與金使王訥俱至燕山還除左正言即言股肱大臣莫肯以身任天下事且論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而薄示典刑欲汰濫繆而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苟且之

習復成黨與之私寢廣最時病之大者帝曰朕非不知此慮有未盡決意行之有失耳瑀曰事固當熟慮然優柔不斷實隳事功帝問李綱宣撫兩路外議謂何瑀曰僉論固以爲宜然綱前與大臣議論不合須賴聖明照察其心任之無疑可也金酋幹離不粘罕爭功故幹離不欲和粘罕欲戰朝廷遣人齎蠟書約余觀皆爲粘罕所得瑀因言金兵圍我重鎮數月不能解豈能出塞共謀人之國莫若遣使議和然謹飭邊備徐觀其變使未行瑀復言徐處仁庸俗吳敏昏懦唐恪傾險政事所以不振請盡黜免別選英賢共

圖大討帝嘉納之時御史李光言星變帝疑以問瑀對言陛下毋問有無第正事修德則變異可消瑀常論蔡京非常因言吳敏庇京又疑光黨京謂瑀曰頃卿作文字來瑀辭改屯田郎官謫添監漳州鹽稅高宗即位召爲司封員外郎遷光祿少卿國子司業請祠主管亳州明道宮尋召赴行在疏十事以獻除直祕閣提點江東刑獄召爲太常少卿遷給事中兼侍講建修政局其目曰省費裕國彊兵息民瑀條上十四事皆切時務時三衛軍弱五軍多出於盜瑀言李捧崔增輩各將其徒張俊王瓌本無兵機令呂頤浩



出征即捧增輩便可使隸戎行帝因言願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檢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權邦彥除簽書樞密院瑀言邦彥五罪疏三上不報求罷除兵部侍郎不拜以敷文閣待制知信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言瑀不可去復以爲給事中久之復命知信州胡安國劉一止言瑀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不宜去遂復留願浩薦席益既得旨以御批示後省官瑀曰益爲人公豈不知何必用願浩曰給事不見

御批耶瑀曰已見矣公不能執奏乃先示瑀輩欲使不敢論駁耶然益之來非公福也願浩赧然即劾益未幾以言者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復徵猷閣待制知撫州無何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居父母喪服除知嚴州徙宣州復奉祠俄召赴行在除兵部侍郎兼侍讀因論鄧禹嘗言興衰在德厚薄初不論大小光武不數年定大業禹言如合符契今英俊滿朝豈無爲陛下畫至計者願厲志而已尋遷翊善論金人入侵未嘗一大衄有輕我心豈可保其不肯盟宜省費抑未常賦外一毫不取於民民日益厚兵日益彊使

金人不敢窺爲長計帝曰且作十年瑀再拜曰十年之說願陛下早夜毋忘除兵部尚書檜既主和瑀議論不專以和爲是檜忌之改龍圖閣學士知信州會大水檜見瑀奏牘謂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瑀遂稱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坐通書李光降朝議大夫卒年六十六瑀在朝無詭隨嘗爲論語說至七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爲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檜以爲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鈺版京西漕司亦奪安行官籍其家毀板檜死瑀子孫乃免錮云有奏議六卷

張闡子大猷永嘉人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爲學未冠由舍選貢京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調嚴州兵曹掾兼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旣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湖南皆辟置幕下羣盜據洞庭官軍多西北人不閑水戰闡建策造戰艦以大艦爲營小艦出戰乘水涸直搗賊巢賊勢以衰諸司交薦改秩吏部以微文沮之闡

弗辯求獄祠歸歷鄂台二州教授紹興十年詔侍從  
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聞召對時金人議和  
歸關中地闡首言關中必爭之地古號天府願固守  
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  
禁遺糴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  
校書郎兼吳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  
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單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  
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  
言十三年遷秘書郎兼國史院檢討官秦檜每薦臺  
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

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  
竟罷主營台州崇道觀歷泉衢二州通判二十五年  
冬帝躬攬萬機起闡提舉兩浙路市舶入爲御史臺  
檢法官升吏部員外郎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宮僚謂  
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命祠部兼建王府贊讀三十  
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弭  
灾禦盜之術闡上疏曰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  
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困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遣  
還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使金人得以甘心  
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籍臣願陛

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赦復征寬大之澤例爲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王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遷將作監進宗正少卿。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兼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爲捷。冒受爵秩。州廂禁軍因覃霈鼓譟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爲施行。金王亮死。葛王褒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

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爾。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志定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時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柰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爲子孫冒吾功賞乎。隆興元年真拜工部侍郎。闡奏臣去冬乞守禦兩淮。陛下謂春首行之。夏秋當畢。今其時矣。帝曰江

淮事盡付張浚朕倚浚爲長城會督府請受蕭琦降  
詔問闡闡請受其降俄報王師收復靈壁縣闡慮大  
將李顯忠邵宏淵深入無援奏請益兵殿後已而正  
師果失利衆論歸罪於戰闡曰陛下出師受降是也  
諸將違節度且無援而敗當矯前失安可遽沮銳氣  
帝壯其言益出御前器甲付諸軍手詔勞浚軍聲復  
振時數易臺諫闡力言之請增廣諫員帝曰臺諫好  
名如其人但欲得直聲而去闡曰唐德宗疑姜公輔  
爲賣直陸贄切諫願陛下深以爲鑒帝再三嘉獎金  
人求和帝與闡議闡曰彼欲和畏我耶愛我耶直款

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帝曰朕意亦然姑隨宜應之  
帝記賣直之語謂胡銓亦及此朕非拒諫者辨是非  
耳闡曰聖度當如天奈何與臣下爭名帝曰卿言是  
也頃之除工部尚書兼侍讀金副元帥紇石烈士寧  
以書諭通好所請三事國書歲幣之議已定惟割唐  
鄧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  
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  
今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  
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論韙之帝用真宗  
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遍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

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迺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陛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諄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金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年七十四特贈端明殿學士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僻言勃勃不平檜旣摧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者鮮矣朝論間有建白率雜言利害其言金人世儻不可和者惟胡右史銓焉

尚書闡耳子叔椿

洪擬字成季一字逸叟鎮江丹陽人本弘姓其先有名璆者嘗為中書令避南唐諱改今姓後復避宣祖廟諱遂因之擬登進士甲科崇寧中為國子博士出提舉利州路學事尋改福建路坐譴通判鄆州復提舉京西北路學事歷湖南河北東路宣和中為監察御史遷殿中進侍御史時王黼蔡京更用事擬中立無所附會殿中侍御史許景衡罷擬亦坐送吏部知桂陽軍改海州時山東盜起屢攻城擬率兵民堅守建炎間居母憂以秘書少監召不起終喪為起居郎

中書舍人言兵興累年饋餉悉出於民無屋而責屋稅無丁而責丁稅不時之須無名之歛殆無虛日所以去而為盜今關中之盜不可急宜求所以弭之江西之盜不可緩宜求所以滅之夫豐財者政事之本而節用者又豐財之本也高宗如越執政議移蹕饒信間擬上疏力爭謂舍四通五達而趨偏方下邑不足以示形勢固守禦遷給事中吏部尚書言者以擬未嘗歷州縣以龍圖閣待制知温州宣撫使孟庾總師討閩寇過郡擬趣使赴援庾怒命擬犒師擬借封樁錢用之已乃自劾賊平加秩一等召為禮部尚書

遷吏部渡江後法無見藉吏隨事立文號為省記出入自如至是修七司敕令命擬總之以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成書上之金人再攻准詔日輪侍從赴都堂給札問以攻守之策擬言國勢彊則戰將士勇則戰財用足則戰我為主彼為客則戰陛下移蹕東南前年幸會稽今年幸臨安輿王之居未有定議非如高祖在關中光武在河內也以國勢論之可言守未可言戰擬謂時相姑議戰以示武實不能戰也紹興三年以天旱地震詔群臣言事擬奏曰法行公則人樂而氣和行之偏則人怨而氣乖試以小事論之比

者監司守臣獻羨餘則黜之宣撫司獻則受之是行  
法止及疏遠也有自庶僚為侍從者臥家視職未嘗  
入謝遂得美職而去若鼓院官移疾廢朝謁則斥罷  
之是行法止及冗賤也權酷立法甚嚴犯者籍家財  
充賞大官勢臣連營列障公行酷賣則不敢問是行  
法止及孤弱也小事如此推而極之則怨多而和氣  
傷矣尋以言者罷為微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  
觀始擬兄子駕部郎官興祖與擬上封事侵在位者  
故父子俱罷起知温州提舉亳州明道宮卒年七十  
五謚文憲初擬自海州還居鎮江趙萬叛兵逼郡守

臣趙子崧戰敗遁去擬挾母出避遇賊至欲兵之擬  
曰死無所避願勿驚老母賊舍之他賊又至臨以刃  
擬指其母曰此吾母也幸勿怖之賊又舍去有淨智  
先生集及注杜甫詩二十卷

趙達字莊叔其先秦人八世祖處榮徙蜀家於資州  
達讀書數行俱下尤好聚古書考歷代興衰治亂之  
迹與當代名人鉅公出處大節根窮底究尚友其人  
紹興二十年類省奏名明年對策論君臣父子之情  
甚切擢第一時秦檜意有所屬而達對獨當帝意檜  
不悅即罷知舉王曠授達左承事郎簽書劔南東川



帝嘗問檜趙逵安在檜以實對久之帝又問除校書  
郎逵單車赴闕征稅者希檜意搜行橐皆書籍才數  
金而已既就職未嘗私謁檜意愈恨逵唐御製芝草  
詩有皇心未敢宴安圖之句檜見之怒曰逵猶以為  
未太平耶又謂逵曰館中祿薄能以家來乎逵曰親  
老不能涉險遠檜徐曰當以百金為助逵唯唯而已  
又遣所親申前言諷逵往謝逵不答檜滋怒欲擠之  
未及而死帝臨哭檜還即遷逵著作佐郎兼權禮部  
員外郎帝如景靈宮祕省起君惟逵一人帝屢召逵  
即日命引見上殿帝迎謂曰卿知之乎始終皆朕自

擢自卿登第後為大臣沮格久不見卿秦檜日薦士  
未嘗一語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天子門生也  
詔充普安郡王府教授逵奏言路久不通乞廣賜開  
納勿以微賤為間庶幾養成敢言之氣帝嘉納之普  
安府勸講至戾太子事王曰於斯時也斬江充自歸  
於武帝何如逵曰此非臣子所能王意蓋有所在也  
二十六年遷著作郎尋除起居郎入謝帝又曰秦檜  
炎炎不附者惟卿一人逵曰臣不能效古人抗折權  
姦但不與之同爾然所以事宰相禮亦不敢闕又曰  
受陛下爵祿而奔走權門臣不惟不敢亦且不忍明

年同知貢舉盡公考閱以革舊弊遂得王十朋閩安中始達未出貢闈蔣璨除戶部侍郎給事中辛次膺以璨交結希進還之帝怒罷次膺付達書讀達不可璨以此出知蘇州次膺仍得次對達兼給事中未幾除中書舍人登第六年而當外制南渡後所未有也帝語王綸曰趙達純正可用朕於蜀士未見其比朕所以甫二歲令至此報其不附權貴也先是達嘗薦杜莘老唐文若孫道夫皆蜀名士至是奉詔舉士又以馮方劉儀鳳李石郊次雲應詔宰執以聞帝曰蜀人道遠英聞文學行義有用者不因論薦無由得知

前此蜀中宦游者多隔絕不得一至朝廷甚可惜也自檜顛權深抑蜀士故帝語及之達以疾求外帝命國醫王繼先視疾不可爲矣卒年四十一帝爲之枚淚嘆息達嘗自謂司馬溫公不近非色不取非財吾雖不肖庶幾慕之方檜權盛時忤檜者固非止達一人而帝亟稱達不附麗又謂達文章似蘇軾故稱爲小東坡未及用而達死惜其論建不傳于世有樓雲集三十卷

論曰如圭師于安國居正師于楊時敦復師于程頤表臣交于陳瓘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

直剛嚴鯁峭不惑異說不畏彊禦大略相似若夫居  
正辨王氏三經之繆龜年首劾秦檜主和之非程瑀  
力排蔡京之黨尤爲有功於名教張闡論事無避洪  
擬朴實端亮趙道純正善文皆一時之良爲檜所忌  
而不撓者語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

列傳卷第一百四十一

